

蛾術編二
說錄三至七

15
500
2



所錄文
有物那

東京大學
學校圖書

15
500
2

波
47
2

蛾術編卷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錄三

周易十二篇古本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
篇孔穎達周易疏云十翼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上
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
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竝同此說案上下經者
上經自乾至離三十卦之卦辭爻辭下經自咸至未濟

三十四卦之卦辭爻辭也伏羲先畫八卦名之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而又系以消息兩言又因而重之遂爲六十四卦春秋定四年疏云易曰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此必七十子之微言大義隋唐間尚有存者故左傳疏引之然伏羲惟有十言而已猶未作卦辭爻辭也文王乃作卦辭于乾曰乾元亨利貞于坤曰坤元亨至安貞吉等云云是也又作爻辭于乾曰初九潛龍至无首吉于坤曰初六履霜至利永貞等云云是也分爲上下二篇是爲經也孔子作傳十篇傳以翼經故名之曰翼上象一下象二者于乾曰大哉

乾元至乃利貞于坤曰至哉坤元至應地無疆等云云所以翼上經三十卦之卦辭爲象上傳于咸曰咸感也至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等云云所以翼下經三十四卦之卦辭爲象下傳也上象三下象四者于乾曰天行至不息又曰潛龍勿用陽在下至不可爲首也于坤曰地勢至載物又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至以大終也等云云所以翼上經三十卦之爻辭爲象上傳于咸曰山上有澤至受人又曰咸其拇志在外也至滕口說也等云云所以翼下經三十四卦之爻辭爲象下傳也上繫五下繫六者天尊地卑至存乎德行為繫辭上傳八卦

成列至失其守者其辭屈為繫辭下傳是也文言七者
 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攷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一
 節係左傳襄九年魯穆姜筮遇艮之隨而為隨元亨利
 貞說其義如此後十五年而孔子始生則似善之長也
 云云不得為孔子之言故梁武帝以為文王所制若然
 則初九以下設為問答而稱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云云
 何也蓋元者善之長也云云本是孔子之言後來左邱
 明作傳乃引而用之耳梁武帝見其上無子曰字又見
 左傳有此數語遂以為文王所制其實非也文言者文
 王之言即象辭爻辭文言傳者孔子發明文王象辭爻

辭言外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可因以類推
 元者善之長也云云是釋乾卦之象辭不設問答故無
 子曰字初九以下是釋乾卦之爻辭設為問答故加子
 曰字自元者善之長也至天元而地黃皆反覆發明乾
 坤二卦象辭爻辭之意也說卦八者分別八卦與其象
 類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至為妄為羊是也序卦九者有
 天地然後萬物生至未濟終焉是也雜卦十者乾剛坤
 柔至末是也鶴壽案周易十二篇上下經文王所分蓋
 伏義畫卦時每卦只有六畫簡帙尚不繁
 重至文王作卦辭則簡帙漸多遂分為二篇班固謂文
 王作上下篇是也三十卦三十四卦多寡不同者上經
 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山澤通氣風相薄
 也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水火不相射也十翼

孔子所作諸書言十翼之次第各有不同史記孔子世家云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序前而言此以序卦漢藝文志前繫辭在象傳前說卦在文言前而無雜卦十篇隋經籍志云孔子為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之屬十篇釋其言不甚詳悉史記正義既列序卦于說卦之先經典釋文又廁文于象傳之後唯易緯通卦驗云孔子作上象下象上人相沿之篇第孔氏正義因卦序最為允當但後儒論古本周易則又言人殊有言東萊費氏易者崇文總目云費直以象象文人為雜卦則中吳仁傑謂鄭康成易猶以文言說卦序卦合為一卷則以象象繫辭十篇之解漢儒林傳云費直易七章句則以象象繫辭十篇中亦不自始也俗本漢書誤以之言為文耳若果是文言二字不當在十篇之下有言北海鄭氏易者魏志云鄭康成合象于象傳加象曰二字今案包犧于經于象傳加象曰二字于象傳加象曰二字潛龍勿用謂之象辭者指卦下之辭所

謂爻辭者指爻下之辭今乃冠象曰于大哉乾元之上冠象曰于天行健之上先象而後象不亦倒置乎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乃是釋爻義豈得謂之象乎康成之賢必不如此然則康成所合于經者象象之注非象象之傳也魏志象傳下蓋脫一注字有言山陽王氏易者古易經傳皆不相連王弼謂象與大象本論卦體小象以釋爻義宜相附近日者一象曰象曰各一自坤卦以下每卦加象曰者一象曰象曰各一自坤坤二卦之後加象曰者一象曰象曰各一自坤何居其門人韓康伯又以上下繫為第七八說卦序卦雜卦為第九略例為第十遂使義文之上下經不成上篇略如王弼之本特散序卦于各卦之首而復以序卦二小象三乾文四坤文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乾坤夫象一而已何分大小象象序不分象下象為二并乾文為一其餘與胡旦同夫象序不分象

下象何以獨分上下邪晁說之錄古周易卦爻第一象
 第二象第三皆不分上下文言第四繫辭第五亦不分
 上下加說卦序卦雜卦則并經傳為八篇矣程迥古易
 考十二篇別為章句不與經相亂然移文言于繫辭之
 前究與古本不同王原叔易見于吳仁傑古周易考內
 者其次第尤為舛錯置爻辭于象辭之先是加履于冠
 也以乾元亨利貞為十翼之首是混傳于經也周熾九
 江易傳自乾傳第一至豐傳第六全依王弼上下繫第
 七八全依韓康伯說卦序卦雜卦則分為三唯冠天行
 健于大哉乾元之上不為無見吳仁傑古周易又謂十
 翼象傳也象傳也繫辭上下傳也文言也說卦上下
 也序卦也雜卦也并上下經是為十二篇也說卦上下
 目本之費直孟喜繫辭上下傳之文本之王肅象象繫
 辭文言之次本之數文志而說卦為三篇則河內女子
 所得之數也其篇第在古如此以上各本互有不同唯
 呂大防周易古經呂祖謙古易悉如乾鑿度篇數此古
 來流傳之次第故朱子本義從之宋末俞玉吾作周易
 集說于爻傳上爻傳下之外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之類別為象辭一卷則是改十翼為十一翼矣迨元
 吳澄作易纂言篇第悉如古本唯取危者安其位也至

可不慎乎以為舊本錯簡在繫辭上下傳中夫子既釋
 乾坤二卦其餘六十二卦三百七十二爻之辭不能徧
 釋故上下經各釋九爻以發其例而他爻可以類推是
 為文言傳後人以所釋乾坤二卦之辭附入本卦于是
 所釋十六卦爻辭凡十八節不復成篇遂散入繫辭傳
 并釋乾卦上九爻辭亦重出于十八節之間艸虛此論
 最為精確古本當亦如此

重卦不始于文王伏羲已有

司馬貞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始畫八卦炎帝神農氏
 遂重為六十四卦易疏卷首八論第二論重卦之人謂
 鄭康成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
 等以為文王重卦皆非是惟王輔嗣以為伏羲重卦為
 確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義詳觀乾鑿度之文明是伏羲

既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康成注乾鑿度必不以
 重卦為出神農穎達欲推重王弼故誣康成也左傳疏
 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似伏
 義于八卦外惟增消息二字然未可泥鶴壽案繫辭稱
 八卦成列因而
 重之則重卦始于伏羲其謂始于神農者蓋見繫辭云
 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以為罔罟蓋取諸離離在
 八卦之內故知伏羲只畫八卦也又云神農氏作斲木
 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益在八卦之外故知神農重
 為六十四卦也其謂始于夏禹者蓋見洪範云七稽疑
 曰貞曰悔占用二內卦為貞外卦為悔爻從下起下體
 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之言正下體是其正
 也上卦為悔悔之言晦上體是其終也洪範夏禹所作
 故知重卦是夏禹也其謂始于文王者周禮云太卜掌
 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
 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夏易也歸藏殷易也夏易重自
 大禹則殷易必重自成湯周易必重自文王矣春秋疏

引易曰伏羲作十言之教蓋易緯文禮記疏引鄭康成
 六藝論云伏羲作十二言之教二字係行文古者以一
 字為一言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凡八言加消息則十言
 于八卦外添出消息二字所以總括其餘五十六卦九
 家易注云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起復成與萬
 物盛長也陰言消者起姤終乾萬物成熟熟則給用給
 用則分散也

爻辭非周公所作

伏羲畫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辭爻辭孔子作十翼故乾
 鑿度通卦驗歷數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漢藝文志
 易更三聖

韋昭音義說同參同契云伏羲畫卦文王演
 辭夫子庶聖十翼輔之三君天挺迭興御時馬融陸績

云爻辭周公作只言三聖以父統子業者非也說者皆
 以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王弼以為岐山之會疏實以

文王攷此文荀爽以巽升坤上據三成艮巽為岐良為山王謂五竝無文王之說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攷此文虞翻以泰震為東兌為西坤為牛震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青為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竝無謂文王與紂之說王弼亦無此說惟崔憬有之何足據若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謂武王觀兵後箕子方囚奴文王不宜豫言則箕子實當作茲茲此孟喜之說趙賓述之施讎梁邱賀疾喜并及賓班固不知而譏之馬融因象傳有箕子以之遂從作箕子其實非也

詳見惠氏棟周易述壽案謂爻辭非周公所作

上自紀瞻下至李舜臣徐在漢輩言之屢矣此據漢藝文志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之說然左氏云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後故特提周公先生不信馬融陸績而引荀爽說以駁王用亨于岐山引虞翻說以駁東鄰殺牛西鄰禴祭并據漢儒林傳明箕子之為茲茲是矣然仍有難通處泰之六五云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虞翻曰震為帝坤為乙帝乙紂父歸嫁也震為兄兌為妹故嫁妹祉福也五變體為離離為大腹則妹嫁而孕得位正中故以祉元吉文王紂之臣也囚于羑里而演易其敢舉朝廷之事公然繫諸卦爻乎歸妹之六五又云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不幾于諷刺乎唯周公遭流言之諉避居東都殷已滅亡故得以帝乙之事形之于筆倘謂帝乙不作是解則先生所極信者虞翻而翻曰紂父矣

禮記禮運疏云易歷三古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靈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

經蒼牙伏羲也昌文王也孔孔子也故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謂文王也周秦先漢竝無周公作文辭之說

說卦三篇非河內女子所得漢初已有

隋志以說卦三篇與書太誓一篇同爲宣帝時河內女子所得此說蓋本之後漢王充論衡其實非也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太誓後得不指何年然太誓自漢初已有之婁敬說高祖卽引其語董仲舒對策又引之說卦三篇旣與同得則非宣帝時可知史記世家已有說卦之名則司馬遷已見之漢志易十二篇下卽云施孟梁

邱三家然則經二篇十翼十篇施讎孟喜梁邱賀已如此是漢初已有歐陽永叔疑十翼之名起于後世宋儒多不信說卦三篇元俞玉吾至以序卦雜卦之名始于韓康伯妄甚不足辨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漢志無隋志載有二卷其引于孔穎達疏者如泰上六城復于隍云隍城下池也咸九五咸其脢云在脊曰脢遯上九肥遯云肥饒裕也四五雖在于外皆在內有應猶有反顧之心惟上九最在外無應于內心無疑顧是遯之最優故曰肥遯夬九五覓陸夬夬云覓

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始九五以杞包瓜疏云子夏傳作杞匏瓜薛虞記云杞杞柳也杞性柔韌宜屈撓似匏瓜井九二井谷射鮒云井中蝦蟆呼為鮒魚也六四井甃云甃修治也以博壘井修井之壞謂之為甃其引于李鼎祚集解者如乾元亨利貞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稟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利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矣初九潛龍勿用云龍所以象陽也比卦辭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蠱卦辭云先甲三日

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陸德明釋文所引尤多今不具載春秋秦晉戰于韓傳疏引子夏易傳云輓車下伏免也攷小畜三云輓輓大畜二云輓輓大壯四云壯于大輓之輓未知劉肅大此傳在何條小畜疏又引子夏傳云輓車劇也唐新語云開元初在庶子劉子元奏易傳非子夏造請停子元爭論頗有條貫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劉子元易傳議曰按漢藝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志韓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隲刺者矣夫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而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

著述沈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為疑司馬貞易傳議曰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所存者多失真本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隋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梁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其質粗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鶴壽案子夏易傳張璠謂駢臂所作薛虞受易于孔子以授橋庇庇授駢臂者也孫坦謂杜鄴所作蓋據漢本傳鄴字子夏元壽元年日食鄴對曰明陽

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故知之也然杜氏于易未聞師傳而鄧彭祖亦字子夏趙汝楳謂彭祖所作蓋據漢儒林傳彭祖傳梁邱賀之易也然則孔穎達李鼎祚陸德明所引雖非出自卜氏尚為古本今則偽之又偽因學紀聞引帝乙歸妹云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云云今本竝無之則不但非唐以前本并非張弧之作矣先生所引文苑英華一段出唐會要今所傳本多至十一卷又是宋人假託并非穎達鼎祚德明司馬貞子元所見者矣通志堂彙刻經解以此冠全書無識之甚

孟喜京房之學

孟喜京房之學漢儒林傳多誣善之詞詳見十七史商榷茲不贅

兩漢以來七十子之學惟孟喜獨得其傳其說易卦氣圖以坎離震兌為四正卦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合周天之數內辟卦十二謂之消息卦乾盈為息坤虛為消其實乾坤十二畫也孟喜傳之京房房有八卦六位圖又有世應遊歸飛伏之說

京房易傳

京房易學今存者有易傳三卷所說者世應遊歸飛伏乃卜筮家所用今之用錢代著以占吉凶唐以前已如此出于京氏易傳也鶴壽案世應遊歸飛伏出火珠林用八卦為本得本卦者以上為世爻得歸魂卦者以三為世爻其餘六卦以所變之爻為世世之對為應于世爻用飛伏法凡卦見者為飛不見

者為伏八卦以相反者為伏八卦所變世卦自一世至五世以本生純卦為伏遊魂歸魂卦則近取所從變之卦為伏此不過假易之名以行其士遜之術耳

此非隨經訓釋之書也漢藝文志云漢興田何傳易訖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于學官列其目云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此上一條列雜災異曰災異則為占休咎設疑易傳在此條中此下一條列章句則但云施孟梁邱各二篇不言京氏是京房無章句即其發首第一條列易經十二篇亦但云施孟梁邱三家不言京氏京房為孟喜門徒其經必與施孟之本同乃不列其經者意其未嘗順文

解釋以作章句故七略不數而班氏從之然則京房無章句明甚隋經籍志突有漢魏郡太守京房章句十卷

未詳釋文云阮孝緒七錄云十二卷鶴壽案漢儒林傳云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嘗從孟喜問易會喜

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唯京氏為異儻

焦延壽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又云田何以易授王同丁寬同授楊何何授京房寬授田王孫王孫

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然則何之弟子有京房者傳田氏學其經必與施孟之本同若延壽之弟子有京房者傳

焦氏學其經安得與施孟之本同蓋劉向已斥之矣今先生所敘者乃是講世應歸飛伏之京房而忽云京

房為孟喜門徒無乃誤兩京房為一京房邪儒林傳又云喜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蓋喜既傳田氏易而又得

災變書故藝文志易類首尾各列施孟梁邱三家言其傳經及章句也中閒別列孟氏京房災異篇數言其雜

著也房所得與喜並列者唯災異耳

兩京房

漢有兩京房皆治易其一字君明東郡頓邱人事梁人

焦延壽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元帝以為魏郡太守為

石顯所譖誅有傳又見儒林傳其弟子有任良姚平段

嘉乘宏其一為淄川楊何弟子為太中大夫梁邱賀從

受易出為齊郡太守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

得賀見儒林傳師古以為別一京房非延壽弟子是也

劉向校書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楊惟京氏為異今君

明易傳存梁邱賀之師其學無傳鶴壽案劉向校書四

任良姚平之上不然仍是誤兩京房為一京房矣

鄭氏周易

王應麟集鄭氏周易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注云書之于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出書正義案經典釋文尚書序引鄭康成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與正義異王氏失采當于此條下用小字夾注經典釋文作云云

虞翻之學祖述孟氏其例最密

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荅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

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裴松之注引翻別傳云翻初立易注奏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祧夢臣與道士相遇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輒悉改定蓋翻之

自負如此而翻之易于例為最密闡孟易者非翻其誰
翻所作周易注九卷載隋志者至宋而亡惟唐李鼎祚

周易集解采虞注獨備鶴壽案易卦起初只有三爻因

以該六十四卦矣夢與道士相遇云云本屬妄誕翻既

託此以自誇張何以飲三爻足矣竟不得其解也先生

見別傳內有臣祖父鳳為之最密句因謂翻之易于例

為最密卻不說出密在何處今觀虞氏注專以互體釋

經故論象甚密別傳所

謂最密者其指此與

十四周易古本王弼所亂以為費鄭者非

周易古本就漢唐人說繹之其次敘可以想見漢靈帝

熹平四年所刻石經蔡邕書者亡已久矣唐文宗開成

二年所刻石經今現存西安府儒學吾友畢尚書沆

為陝西巡撫搨以見惠今據以勘毛氏汲古閣十三經

注疏本無甚大異取彖傳分散入經文每卦卦辭之下

次將象傳每卦中第一節總說一卦之象者升居經文

爻辭之前次以爻辭而又將象傳分散入每卦每爻爻

辭之下然後次之以繫辭等于是歐陽修為之說云漢

易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今行世者

惟有王弼易其原出費氏費氏興而古十二篇之易遂

亡其本朱子晦菴記嵩山晁氏名說之卦爻象象說亦

謂古經始變于費氏攷漢儒林傳費直治易亡章句徒

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言亡章句則知直未嘗

自為書以傳解經者乃口說其義耳非亂其本也且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中古文即魯共王壞孔壁所得藏在祕府者乃古經真本夫子所手定也獨費氏本與之合則費本之善可知安有變亂古經之事魏志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孔子作象象鄭康成作注今象象不與經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合象象于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玩此則鄭氏經注各為一本經不連而注連之隋經籍志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馬融為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注自是費氏大興

費氏易既合于古文鄭篤好古學而傳之雖作注別有簡便之本以為講授必自有古經元本也惟孔穎達疏云夫子所作象辭原在六爻經辭之後王輔嗣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據此則合傳于經盡廢十二篇之舊實出王弼穎達作疏時鄭注具存猶目睹之如果改古本出于費鄭穎達何以專歸于弼乎鶴壽案王弼變亂古本而變亂之中又不得其次如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釋乾字當在前象辭曰大哉乾元至萬國成安此釋元亨利貞四字當在後今乃倒置之乾坤二卦文言傳既移置卦下何以亢龍有悔至是以動而有悔也復出于繫辭中而不刪去况危者安其位者也至繫于苞桑是否九五之文言同人先號咷至其臭如蘭是同入九五之文言自天

祐之至无不利也是大有上九之文言勞謙君子至以
 存其位者也是謙九三之文言知幾其神乎至萬夫之
 望是豫六二之文言小人不知不仁至此之謂也善不
 積至何校滅耳凶是噬嗑初九上九之文言顏氏之子
 至元吉是復初九之文言憧憧往來至德之盛也是成九
 矣是大過初六之文言憧憧往來至德之盛也是成九
 四之文言作易者其知盜乎至盜之招也公用射隼于
 高墉之上至語成器而動者也解六三上六之文言
 天地絪縕至言致一也是損六三之文言君子安其身
 至立心勿恒凶是益上九之文言困于石至妻其可得
 而見邪是困六三之文言德薄而位尊至言不勝其任
 也是鼎九四之文言不出戶庭至慎密而不出也是節
 初九之文言鳴鶴在陰至可不慎乎是中孚九二之文
 言胡弗悉移于每卦各爻之下而乃錯雜于繫辭之中
 若謂此數條竝非文言傳則亢龍有悔一條
 今在繫辭傳者豈聖人立言參錯如此邪

弼雖合傳于經而獨于乾卦爻辭下不附象傳仍聚一
 處列于自強不息之後蓋以此稍存古本舊觀然全經

之顛倒錯亂已甚此區區者何足存古且以文言傳附
 乾坤二卦後而向之在繫辭後者今乃升六十四卦之
 首矣其輕肆自用不已妄乎且不但移其位置也大哉
 乾元上象曰二字天行健上象曰二字元者善之長上
 文言曰三字及自坤至未濟諸卦每爻附象傳皆有象
 曰二字皆王弼所增加古本無也

王弼韓康伯注

隋經籍志周易十卷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
 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周易
 繫辭二卷晉太常韓康伯注晉韓伯傳伯字康伯不言

其注周易繫辭略之也攷南齊陸澄傳與王儉書曰王弼于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乃魏志鍾會傳裴松之注引何邵王弼傳曰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而今韓康伯注繫辭屢引弼語是弼雖不注繫辭而別有大衍義今不傳矣

宋程子伊川易傳張子橫渠易說楊氏簡慈湖易傳皆不注繫辭等傳然伊川每卦前冠以序卦傳既取序卦則非不信繫辭者特未暇及耳

鶴壽案通志有王弼周易窮微論一卷中興書目有王弼易辨一卷册府元龜有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

王弼乾文言注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二語本京房易傳說旅卦之詞

唐郭京作易舉正自言得王韓手寫傳授真本與世行本不同者舉而正之凡一百三條其實皆京妄為之以欺人所云得王韓手寫本者安有此事毛氏刻入津逮祕書可云無識

鶴壽案京自序言依定本舉正其訛總坤初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京本無堅冰二字凡舉正一百三節趙汝楙王應麟諸人屢斥其非近惠氏棟又取屯六二象曰卽鹿无虞何以從禽也諸條以李氏所錄漢易攷之指其妄謬十一處勝于一炬焚之矣

魏志鍾會傳山陽王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裴松之注略言曹爽以弼補臺郎正始十年卒年二十四案正始十年四月改元嘉平是年為己巳然則弼生于黃初七年丙午弼之父業

業之父覬覬爲劉表壻業卽表之外孫族父粲仲宣之子以反誅業爲粲後二十四卷五弼又作周易略例邢璣爲注新唐書肅宗紀初封陝王性好學元宗遣賀知章等侍讀左右中有邢璣名王鉉傳鉉弟鐸與邢緯善緯鴻臚少卿璣子也注易略例者未知卽此人否

朱子所定古本宋元已亂不始于明

顧炎武日知錄云周易經二篇傳十篇自漢以來爲費直鄭元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卦爻下程傳因之及朱子本義始依古文故于周易上經條下云中則

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于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古文仍復殺亂象文王所繫之辭上者經之上篇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此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又削去上者經之上篇六字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申

象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可以
例推云乃文言傳條下義今乃削文言傳三字而附于
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象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
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
專用本義遂即監板傳義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
爲朱之次序今四書板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
注皆小字詩書禮記竝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
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爲後來所刻
是依監板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
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爲也愚謂顧氏

此說亦非也易爲王弼所亂然以班志孔疏攷之古本
了然可睹此有何難晁以道呂伯恭紛紛自居復古之
功已爲可笑顧乃反誣費鄭以亂經之罪豈不謬哉朱
子本義雖用古本與程傳異身沒未久而門人節齋蔡
淵伯靜已變其例及理宗寶祐中有天台克齋董楷正
叔纂集周易傳義附錄將程子傳與朱子本義合爲一
而大變朱子之本元文宗天秣時鄱陽董氏刻用天台
董氏本而小有不同以上參用王懋竑朱子年譜攷異戴震經攷說予今購得
周易程朱傳義十卷卷首題伊川程頤正叔傳晦菴朱
熹元晦本義東萊呂祖謙伯恭音訓每卷皆三賢竝列

卷首冠以易圖八及卦變圖題曰朱子集錄末附朱子筮儀一篇有長方墨印記云至正丙戌良月虞氏務本堂刊丙戌係至正六年乃元順帝之十四年也其書兼載傳義并附音訓而經文次第則與今流俗書坊至惡之本全無別異所小不同者惟上者經之上篇六字未刪而已然則朱本宋元已亂不但與後來士子無涉亦并非修大全者所改顧說殊為不確且晦菴易解全依邵堯夫既非古義又何古本之有顧氏之學切實不浮然限於時風故議論如此

惠氏易

惠氏士奇字天牧號半農吳縣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力宗古義所著易說獨得漢易之傳子棟字定宇號松厓乾隆辛未薦舉經學恨王輔嗣以假象說易根本老氏之虛元而漢經師之業不存也于李鼎祚集解取虞翻之說以上溯孟喜推明卦氣衍以納甲作周易述二十卷其第七卷下經自鼎卦以下闕第八卷全闕第十卷象下傳自鼎卦以下闕第十四卷象下傳自鼎卦以下闕第二十卷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並闕門人江藩號鄭堂補之然後虞氏之說明而孟氏之學亦卓有端緒其周易述好事者已刻之而補則尚

未刻也又別撰漢經師說易之原流作易漢學七卷曰
 孟長卿曰虞仲翔曰京君明曰鄭康成曰荀慈明其意
 以虞氏易即孟氏易京雖親受業于孟而書已失傳故
 反次于虞鄭注易最在後老耄昏忘道塗空惚故不能
 密也荀爽最後出而推闡獨精故特進之附于五家之
 末又易微言二卷易例二卷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
 卷皆已刻而微言等繁其名稱宜歸併省語亦輾轉抽
 演反有入于多岐者明堂與禘應讓鄭氏專家強說亦
 無取

周易述增改經字頗多如乾九三夕惕若厲若下增畫

字辨別見履卦彖詞增利貞二字惠云據荀爽注有此
 二字攷荀注見李鼎祚集解云六三履二非和正故云
 利貞也竊謂利和貞正也非和正則不利貞矣荀注當
 云故不云利貞也傳寫誤脫不字惠誤據而增繫辭作
 易者其知盜乎作改為死期將至期改其此二條集解

石經元板皆與今本同惠改亦非鶴壽案惠半農先生
 惕若下有黃字故周易述因之至履卦以六三之陰履
 九二之陽天下豈有陰加于陽之上而利貞者哉荀注
 脫去不字誠如先生所云李鼎祚本亨下有利貞二字
 蓋據誤本荀注而謬增者也他如晉當為晉與當為
 本說文盤當作般疇當作昌從鄭本寵當作龍從王肅
 本說當作藜從薛虞本祐當作右從馬融本簪當作哉
 從虞翻本皆
 字字有來歷

蛾術編卷三終

蛾術編卷四

五十八而非合之三十三與二十五合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錄四

尚書古今文

尚書古今文千古聚訟不休其信晚晉梅賾所獻本者皆無識陋儒卽有疑之者直云書止今文二十八篇而孔壁所得遭巫蠱之難遂以失傳梅本乃後人假託此等議論于真偽之辨全不能得其要領孔壁真古文雖平帝暫立旋罷然藏在祕府劉向父子校書親見之班

氏載之藝文志至東漢其學更盛杜林衛宏賈逵馬融
 鄭康成諸大儒皆遞相傳授不絕其中增多者篇數則
 十六篇內九共分出八篇故亦稱二十四篇而非今之
 二十五篇也其篇目則有汨作九共諸篇而無仲虺太
 甲說命諸篇即篇名之同者舜典亦自別有一篇而非
 今之分慎徽以下充之者也其與今文同有者則伏生
 二十八篇連民間所得太誓為二十九篇又于其中分
 出盤庚二太誓二康王之誥一為三十四篇而非今之
 分為三十三篇者也其篇總共五十八乃是二十四與
 三十四合為五十八而非今之三十三與二十五合為

五十八者也其卷數則四十六卷乃是于三十四篇內
 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
 卷實二十九卷于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
 卷共四十五卷加序一卷為四十六而非今之引序各
 冠篇首除序尚四十六者也彼既為真則此自為偽自
 唐貞觀以後無一人識破直至近時太原閻先生若璩
 吳郡惠先生棟始著其說實足解千古疑團予小子得
 而述之既作後案遂取注疏釋文及史記漢書等臚列
 于卷首而辨之學者從是攷焉可以霍然矣

文篇數卷數爽若列眉但謂偽孔書自唐貞觀以後無
 一人識破直至近時閻惠始著其說則甚不然劉知幾

曰古文尚書得之壁中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
 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遷屢采
 其事至後漢孔氏本遂絕其見于經典者諸儒皆謂之
 逸書此在唐人已識破偽孔書矣及宋而識破之者漸
 眾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
 曲聾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
 二體其亦難言矣朱晦翁曰今文多艱澀古文反平易
 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難而安國攷定于科斗
 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于科
 曰某嘗疑安國書是假書其注亦非安國所注迨元而
 識破之者愈眾熊與可曰孔壁真古文不傳至梅賾別
 得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凡漢儒注經指為逸書者遂皆
 有其書然所謂古文者不如今文之古矣吳幼清曰梅
 賾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篇雜以新出之書通
 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篇伏氏書雖難盡
 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平緩卑
 弱不類漢以前文字今澄所注止以伏氏二十八篇之
 經為正王與耕曰古文禹謨深有可疑蓋禹與皋陶舜
 荅辭自具見于皋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曰孜孜帝慎
 乃在位此即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別有大禹謨一篇且

益贊堯一段安得為謨舜讓禹一段當名為典禹征苗
 一段當名為誓今皆混名之曰謨則與餘篇體製不類
 又說者以征苗為攝位後事謂其稟舜之命而其未有
 禹班師振旅帝誕敷文德二語夫舜以耄期倦勤而授
 禹禹安得舍朝廷而征有苗舜安能以耄期而敷文德
 哉此必不可信然則唐宋元諸名儒皆不信偽孔書他
 如梅氏之讀書譜羅氏之尚書是正諸書排擊偽孔者
 正復不少以為尚書惟傳自伏生者為真古文其出自
 孔壁者盡後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益中語并竊其
 字句而緣飾之大禹謨后克艱厥后二語竊論語為君
 難二語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二字諸儒不但指其篇
 次而且摘其辭句乃先生猶以為無一人識破何也
 孔壁真書兩漢雖班班具在而不立博士馬鄭諸儒但
 注古今文同有之三十四篇而增多二十四篇未及為
 注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衛宏是以延至魏晉之
 賈逵亦未為增多篇作傳注也
 際其學又微皇甫謐名重晉初見此學之將絕也遂別

為改作且代安國為傳即今本也其意以有安國傳則馬鄭必為所壓伏耳未幾而永嘉喪亂真古文果亡東晉元帝時梅賾遂獻謚本遽得立學矣然鄭氏所注三十四篇至唐尚存舊唐書孔穎達傳云明鄭氏尚書乃其作疏不用鄭氏蓋偽本始盛于江左至隋劉焯劉炫尊信作疏聲燄大張穎達倘依鄭則經且少其半孰信而從之不得已用偽本漫指鄭所述古文逸篇乃張霸偽書此蓋昧心以徇俗欺意而蔑古也自宋至明攻詆鄭學者徧天下故辨孔之偽者猶有之而識鄭之真者則無之嗚呼古聖經典孔子手定秦火既亡其半幸而

復出者兵亂又從而滅之而偽託之書反得懸諸日月經之或傳或否其無定若此吾輩著述惟自適已事耳不特當時無鍾期敢必後世有子雲乎

元晏無涉說已見前卷

鶴壽案偽孔書乃王肅所造與

舜典首二十八字

慎徽與上欽哉相連直至陟方句皆堯典也曰若十二字姚方興所造梅賾本無至濬哲十六字則又劉炫所造方興本亦無之朱竹垞謂舜典之首本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宜削去姚方興偽造二十八字而以十五字補之且云此十五字乃高堂

隆所引攷魏志隆本傳無之不知竹垞何據亦不知其何所見而謂此十五字應冠舜典之首李善注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引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則此乃緯書之文也竹垞誤黃為皇耳其文義不似堯典必非虞史之文若云建黃則尤謬蓋五行雖各有色以成五色而王者所尚則止于三配三正而迭更者也寅正者尚黑或以黑為青而云尚青丑正者尚白子正者尚赤正朔三而復則三色亦三而復未聞有尚黃者舜改堯之丑正為子正則舜易白而為赤中候言建黃是妄也皇

甫謚既無識且好怪僻遂云以土承火色尚黃背先民而徇野言不亦異乎

鶴壽案經典釋文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與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術頭買得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曰若稽古十二字是方與所上孔氏傳本無七錄亦云然方與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十六字凡二十六字劉炫所加于王注無施也而先生謂濬哲文明十六字劉炫所加者劉知幾曰姚方與所造舜典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鄭公曉亦云舜典首二十八字隋開皇時人為之假設姚方與以伸其歲月爾此即先生所據也然御覽卷八十一引尚書中候致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云濬哲文明允恭无塞緯書出于哀平之際文考仲宣又是漢魏人則是漢魏間早有此見成之句方與既襲起首十二字安知不更襲以下十六字而有待于劉炫邪至朱竹垞欲以高堂隆所引曰

若稽古帝舜十五字以易方興所造二十八字此見沈約宋書未為無據宋禮志云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同侍中高堂隆議曰自古帝王皆改正朔書稱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先生豈未之見邪高堂隆所引建皇二字當即攷河篇欽翼皇象之謂文選注引尚書中侯作建黃者或因皇黃同音而誤自皇甫謐以色尚黃解之遂為不通之論矣

唐石經尚書并非梅賾本惟說文所引為真

真古文尚書已亡于永嘉東晉梅賾忽獻偽古文尚書案說文自序孔子書六經用倉頡古文梅書既稱古文又自言出于孔壁則其字似當從古然偽孔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

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蓋科斗西漢已失傳晉人安能假託故初獻即假稱安國改經文為隸書更寫以竹簡而不用古文隋經籍志有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即此本也穎達作疏蓋用此本此雖非古文但云隸古則亦必稍參以古字後元宗時衛包又改從開元文字開成石經用之直傳至今所以文字平易明順所謂開元文字者不但絕異古文亦迥非梅書宋薛季宣忽出書古文訓苟逞臆絕無據依固不足信若說文許慎既自言書偁孔氏皆古文也子冲上書安帝云臣父本從賈逵受古學攷之于逵作說文而逵實傳孔壁

真古文尚書者慎必不肯欺人且其時王肅束皙皇甫謐一班作僞人未出故說文所引尚書與今本異者的爲孔壁真本無疑大凡古書一經後人之手必遭變亂說文幸因小學放廢人皆束之高閣故未大遭改竄遺經之引見其中者誠至寶也

光被

新安戴吉士震號爲精于經乙亥歲予官京師作尚書後案吉士偶過予爲予論堯典光被四表光當作橫予未敢信吉士沒其文集出內有與予札云昨讀所注今文尚書逐條之下辨正字體字音悉準乎古及論詁訓

先徵爾雅然後廣摭漢儒之說功勤而益鉅誠學古之津涉也震偶舉卷首一光字語未竟而退不可不終其說孔傳光充也陸氏釋文無音穎達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枕頰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枕古黃反孫叔然作光用是言之光之爲充爾雅具其義漢唐諸儒凡于字義出爾雅者則信守之篤然如光字雖不訓靡不解者訓之爲充轉致學者疑詁訓之體遠而近之不廢近索遠蔡仲默書集傳光顯也似比近可通古說必遠舉光充之訓何歟雖孔傳出魏晉閒人手此字據依爾雅密合古人屬辭之法非魏晉閒人所能必

襲取師師相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不敢易爾後儒不用爾雅及古注殆笑爾雅迂遠古注膠滯如光之訓充茲類實繁余獨謂病在後儒不徧觀盡識輕疑前人不知而作也自有書契以來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隸字畫俛仰浸失本真爾雅枕字六經不見說文枕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切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閒居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鄭注曰橫充也疏家不知其義出爾雅古字蓋橫枕通漢書黃道爲光道則又古篆法

黃灸光炎近似故也六經中用橫不用枕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于天下橫乎四海是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以德及天地言也集傳云被四表格上下非古文屬辭意矣橫轉寫爲枕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切庶合充霏廣遠之義而釋文于堯典無音于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述古之難若此類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云云吉士之說誠辨後予檢王莽傳云昔唐堯橫被四表益駭服其說吉士卻不知引及檢毛詩周頌噫嘻疏引

鄭注知鄭本已作光解爲光耀則吉士之說可不用矣故後案內不載然予之說假令吉士尚在聞之仍必不服何則吉士爲人信心自是眼空千古殆如韓昌黎所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列必謂鄭康成注不如已說精也漢儒說經各有家法一人專一經一經專一師鄭則兼通衆經會合衆師擇善而從不守家法在鄭自宜然蓋其人生于漢季其學博而且精自七十子以下集其大成而裁斷之自漢至唐千餘年天下所共宗仰予小子則守鄭氏家法者也方且遐處義疏之末步孔賈後塵此其道與吉士固大不同道不同不相爲謀吉士

果知有鄭注而不取則聽客之所爲各尊所聞可矣所嫌者吉士札反覆千言援引浩博獨鄭光耀之義載在毛詩疏者隻字未舉及縱無說以駁鄭乃卽硬抹掇一語亦無然則吉士于世所稱十三經注疏者檢閱尚未周而輕于立解此則未免稍鹵莽三十餘年前予雖與吉士往還曾未出鄙著相質吉士從未以札見投突見于其集昔樂安李象先自刻集內有詭稱顧亭林與之書論地理象先荅以書辨顧說爲非亭林呼爲譎觚今吉士札譎與否不足辨獨鄙見謂鄭注載毛詩疏者竟未檢照而遽欲改經字拗新說爲鹵莽此則吉士在地

下亦當首肯至段玉裁重刻戴集仍存此文段已檢得詩疏鄭注而此篇中竝未代為增入不作偽尚可取段

為戴弟子或信戴不信鄭則亦聽客之所為鶴壽案戴氏據爾雅

枕頰充也孫炎本枕作光又據說文枕充也孫恂唐韻枕音古曠反知堯典古木必有作橫被四表者今案今

文尚書作橫漢王莽傳云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崔篆慰志

賦云聖德沛以橫被今班固西都賦云橫被六合張衡

不遠以為本堯典者是其虛心之處古文尚書作光噫

嘻箋云光被四表疏引堯典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

之外先生據以折戴氏之說似矣但字有本字有假借

字枕本字也光與橫假借字也康成以光為耀此就光

之本義釋之偽孔以通用枕者車下橫木橫擴而充之也

枕橫光三字古人通用枕者車下橫木橫擴而充之也

今文作橫古文作光其字皆係假借其義正同訓充

之義為長訓耀之義為短不得以出自鄭注而泥之

戴于漢儒所謂家法竟不識為何物豈惟戴震今天下

無人不說經無一人知家法也即如光被四表見于魏

公卿上尊號奏載洪适隸釋康成卒于建安五年魏受

禪初距其沒僅二十年天下尚書皆守其家法作光被

若偽孔之出在晉元帝渡江初相去幾及百年竝非至

孔始改光柰何遽欲改為橫戴于洪适輩視如蟻蠊古

之狂也肆若戴氏其狂而幾于妄者乎

君帝

諸廷槐曰皇帝哀矜此沿閣本之誤釋文單行本則云

君帝君宜作皇字與閣本注疏中所采釋文不同正德

嘉靖本亦然開成石經乃作皇帝則衛包改也古本直

作君帝

鶴壽案釋文因傳有君帝之語遂謂皇宜作君其實傳以君帝釋皇帝以別于秦之皇帝耳觀

疏引釋詁以解傳則經宜作皇明矣

羣書所引尚書逸文可疑者及誤者

史記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說文木部楯字下引虞書同白虎通號篇引尚書曰不施于一人社稷篇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御

覽引之以爲尚書逸篇也王者不臣篇王者臣有不名者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說文走部引虞書曰怨匹曰逮案左傳桓三年晉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疑卽指此逸書支部鼓棄也从攴曷聲周書以爲討詩云無我鼓兮市流切今周書無鼓字亏部粵亏也審慎之辭从亏从窠周書曰粵三日丁亥王伐切案惟召誥有越三日丁巳其餘竝無同者木部榦木也从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榦子賤切今無攷心部憊輕易也从心蔑聲商書曰以相陵憊莫結切逸文

無攷後漢馮衍傳李賢注引周書小開篇曰汝何敬非
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
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君枳維國國枳維都都
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
蔽也其數有八此所引本誤說詳後案德枳以下文尤
不可知以上各條諸書雖皆以為尚書似是逸篇然多
可疑者及誤者聊存以俟再攷鶴壽案此條所引以原
書校之不甚相符說文
木部標字下引虞書曰山行乘標澤行乘刺與史記異
竝不在楯字下白虎通號篇所引即盤庚不揚予一人
社稷篇所引本稱逸篇不必再引御覽王者不臣篇所
引即今舜典之咨伯說文支部周書以為討周書當作
虞書討即皋陶謨之天討木部竹箭如楛當是引周禮
職方氏後漢馮衍傳注所引本稱周書小開篇先生原

本誤作呂
刑今改正

伏子賤

後漢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子
賤之字僅見于此湛子孫世為公卿直至曹操弑伏后
伏氏始絕

先鄭後馬

予采鄭康成尚書注及馬融王肅三家為一編以鄭為
主馬王與鄭不合者駁之鄭嘗從學于馬而先鄭後馬
者馬為梁冀艸奏誣李固品節有乖且後漢趙岐傳岐
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鄙之不與融相見李

賢注引三輔決錄注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撇其門刻本作撇校者改撇

說文作擊賤融如此

鄭康成所據地理志伏無忌作

予采集羣書中尚書鄭康成注又誤後案以疏解之中一條云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閒與班志不同則非班書卻多與續郡國志合而是書晉司馬彪作鄭不及見宋余靖序後漢書云明帝詔伏無忌黃景作地理志劉昭注補續漢志序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是東漢別有地理志鄭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班合而司馬彪則取之

以作志者故與鄭合也後漢伏湛傳元孫無忌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景崔實等撰漢記余靖說似即據此但後漢盧植傳植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竝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補續則是即無忌書二處皆但言漢記不言地理而靖斷然言之靖雖趙宋人恐別有所據鶴壽案鄭康成生于靈一四五年郡縣更改者多矣鄭于禹貢所引地說或係古書所引地理志或即伏無忌書

汲冢周書

世所謂汲冢周書者左傳疏云漢藝文志有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尚書之餘訓解第一至器服

解第七十加序一篇凡七十一篇正與漢藝文志數目相同劉向以為周時誥誓號令是也此與汲冢之書毫

不相涉杜預左氏春秋集解後序云太康元年余自江陵還襄陽修成春秋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

內舊冢者得古書七十五卷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

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以至今王晉束皙傳云太康二年汲

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數十車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上篇

國語三篇名三篇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梁邱藏一篇綴書二篇生封一篇大秣二篇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

篇雜書又于每篇之下各標其書之大旨蓋與今所傳之周書絕不相類楊慎謂漢志本有周書李善注文選遠在晉後而其所引只稱逸周書不口汲冢周書也至宋

太宗修太平御覽首卷列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蓋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一篇充之晁公武洪适陳振孫黃震輩皆未暇深攷耳

汲冢周書十卷晉孔晁注晁俗鼃字後有吳巖李燾序

又一本後有嘉定十五年夏四月十一日東徐丁黼序

前有至正甲午冬十一月四明黃玠序案鼃晉書無傳

惟傳元傳武帝下詔曰敢有直言勿有所距雖文辭有

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恕之近者孔鼃綦母蘇皆按以

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

忌也

蛾術編卷四終

蛾術編卷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迺鶴壽參校

沈懋真校刊

說錄

詩世次

三百篇編次之第自當以世之先後然據毛鄭召南甘棠作于武王之時行露作于文王之時而甘棠在前行露在後衛風芄蘭為刺惠公河廣已當戴公文公之時則是春秋魯僖公時而其下伯兮又為宣公之時即春秋魯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之事則其世次

之顛倒有不可解者當闕疑

鶴壽案三百篇之次第顛倒者不可勝數如黍苗宣

王不得其詩也而次于後正月幽王之詩也而次于前序者
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恐不
然也今先生所舉甘棠等五詩猶是隔世者耳乃有一
人之身而其詩亦倒置者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
于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
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陽秦康公為太子
時作也而次于後黃鳥穆公薨後作也而次于前此皆
經有明文可據而顛倒錯亂如此必非孔子所正之原
本故鄭康成謂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皆刺厲王詩漢時
經師移其篇第耳今試以鄭氏詩譜攷之其無所更動
者唯周南十一篇邶風十九篇齊風十一篇魏風七篇
唐風十二篇秦風十篇陳風十篇檜風四篇曹風四篇
幽風七篇大雅三十一篇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
頌五篇其有所更動者召南十四篇采蘋舊在草蟲之
前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是其證也甘棠
何彼穠兮作于武王時故置在定之方中前衛風十篇
于戴公時故置在定之方中前衛風十篇芄蘭作于

惠公時故置在有狐後河廣作于文公時故置在木公
後王風十篇免爰作于桓王時故置在葛藟後鄭風二
十一篇清人作于文公時故置在溱洧後襄裳作于厲
公時故置在山有扶蘇前小雅八篇常棣作于成王
時故置在六月前凡更動者十三處康成蓋據世次之
置在六月前凡更動者十三處康成蓋據世次之
言之其實仍有不可解者左傳引楚莊王曰武王作武
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
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者爾功一章為武而其
三為賚其次為桓章次復相隔越此豈本在一章至孔
子刪詩而

六正詩

小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序皆云有其
義而正其辭蓋南陔等名皆取之詩辭詩有其辭則篇
有其名故知正也儀禮以其詩被之于笙而曰樂曰奏

猶鄉射禮樂正命太師曰奏騶虞而周禮鐘師騶虞豳
 首采蘋采繁皆曰奏籥章歛豳詩歛豳雅歛豳頌則豳
 被于籥而曰歛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左傳宋公享
 昭子賦新宮而或被于管或賦其辭以是知笙詩籥詩
 皆有其辭也特止之耳鶴壽案此在前儒已詳論之鄭
 康成曰南陔六篇鄉飲酒禮用
 馬孔子論詩時俱在遭戰國及秦而止之其義則與衆
 篇之義合編故存嚴粲曰董氏謂笙入者有聲而無詩
 非失也之乃本也此說非是樂以人聲為主入聲即
 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邾敬曰儀
 禮鄉射奏騶虞豳首騶虞有辭也亦云奏周禮奏九夏
 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肆夏即時邁樊遏為韶夏即
 執競渠為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
 也金奏有辭笙奏獨無辭乎周禮籥章以籥歛豳詩即
 七月也籥歛七月猶笙歛六詩也七月有辭而六詩獨
 無辭乎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謂管奏維

清于堂下也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今案豳首劉敞以
 為即鵲巢之詩篆文狸似鵲首似巢新宮熊朋來以為
 即斯干之詩斯干宣王新建宮室此雖意度之辭然既
 有其篇必有其義既有其義必有其辭凡逸詩大率皆
 有辭然則詩序所謂止其辭者乃遺止之止非有無之
 無古字止無通用董氏因有此誤觀叔孫穆子聘晉伶
 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以下既可與籥相和而歌哉
 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哉

詩序

古人作詩必有感于政事而後作太師采詩必有繫于
 政事而後采王者夙夜畏威惟恐政有所闕故使公卿
 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
 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所以有大雅
 小雅巡守之年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所以有十五國

風孔子懼失其傳特加整比以授子夏子夏授毛公爲之作序詩所以與國史相表裏而采詩之官廢則國史亦廢春秋所以不得不修也宋鄭漁仲輩憑一時之臆見取千餘年相傳之書而深詆之蓋因詩辭隱躍不露遂疑古序爲鑿空撰出耳不知古詩與近體判若秦越近體不成爲詩猶真書不成爲字今日讀漢魏六朝樂府若無解題猶不能辨其爲何語何況三百篇執近體以例漢魏六朝樂府已不可而乃欲執以例三百篇此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也蓋詩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七月信南山采菽之類是也有言此而意在刺彼者叔

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卷耳江有汜采芣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敘其人之事而其失自見者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其人之言者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鴟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載馳有頍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後漸近者旄邱四月之類是也有言似輕而意實重者凱風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樛木螽斯黃鳥無衣緜蠻之類是也

有前敘事後託為其人之言者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後數章皆託他人之言者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雖或即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未有徑情直發者故序之于詩為功甚大若讀詩序而必據經傳中確有實事相合者方以為信否則盡以詩無明文疑之然則就其確有實事之詩如碩人清人黃鳥鴟鴞亦皆隱躍不露未嘗直指為某事儻今日無左傳尚書證之則宋儒亦必將痛訶古序為鑿空撰出矣嗟乎假令本無此人本無此事詩本非為此事

作而鑿空撰出雖孔子亦有所不能況漢儒哉且從序說則詩無一篇無關係者從宋儒說則皆里巷狹邪之歌男女燕媒之作朋友贈答之空言文人閑適之支辭而已詩而如是不必待孔子之刪當日太師奉天子命為采風鉅典而取此等詩貢之天府彼淫奔者儼然挾其閨房調笑惟恐人知之言傳之通邑大都上之國君君儼然取其境內之淫詩而畀之太師太師取淫詩獻之天子天子覽淫詩特命播之宮縣而列國公卿大夫宴饗盟會之閒歌淫詩以見志如左氏傳所記皆事之必不可信者也

鶴壽案作詩之旨賴有序而始明采芣序以為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

其詩不過形容采掇之情狀而已黍離序以為閔周室
 宮廟之傾圮也而其詩不過慨歎黍離之苗穗而已若
 舍序以求之則不知其何指乃宋儒說詩者往往自出
 心裁不從古義馬端臨曰文公詩傳指為淫奔者二十
 有四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
 楊月出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靜女木
 瓜采葛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
 擇兮狡童褰裳丰風兩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
 草序本指他事而文公又以為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
 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
 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者何等篇乎今得先生此論
 尤為暢快

四家詩

詩有四家魯齊韓三家皆立學而毛詩晚出最微自萇
 以下四傳皆一人王莽立之旋廢中興後始盛亦未立
 學范書儒林傳序多自相矛盾如前云光武立五經博

士凡十四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
 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數之共得十五與上十四
 不合當有衍文後云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不
 立學官則知所衍者蓋毛字也參以百官志博士十四
 人詩三魯齊韓氏而已應劭漢官儀竝同益知為衍文
 無疑孔僖傳云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安國
 未聞受毛詩此疑為魯詩之譌不然孔僖以上或有別
 受毛詩因傳安國古文尚書遂連類及之

為詩詁訓傳小毛公名萇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世謂
 小毛公作傳非也小毛公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
 年授徐敖敖授陳俠俠為王莽講學大夫是四傳皆一人
 也孔安國世傳毛詩無可攷證安國論語注于如切如

礎條但云能自切礎琢磨者也不云詩衛風淇澳篇唯南容三復白圭條則引詩云白圭之玷四句

魏志文帝紀黃初四年鵜鵠鳥集靈芝池詔曰此所謂
滄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此毛詩說也而
已見魏初詔則知後漢雖未立毛詩而好古之儒習之
者亦衆

詩序斷非衛宏所作

後漢儒林傳言衛宏作毛詩序漢人解經名稱甚繁安
知宏序非章句訓釋之書而鄭樵輩據此遂以為宏序
即關雎后妃之德也云云者是愚謂序若係宏所作康
成焉肯作箋宏于康成雖云先進然宏為光武議郎究

係同代之人輩行相望相去不為甚遠宏若附益小序
康成亦必能辨若云明知而姑徇之康成一代大儒名
且出宏之上即或推重而援引其言亦可矣何至尊之
與經相配而退處于傳注之列鄭于毛公尚多別異未
嘗專從宏也去毛地望卑矣時代近矣何反推以配經
乎毛公既以序分置篇首性好簡略但作詩傳而不為
序作傳至康成遂為作箋康成既為序作箋則序必非
衛宏作明矣鶴壽案昔人以詩序為孔子所作論語曰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與賚序同緇衣引子
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
與都人士序同孔叢子記夫子讀詩曰于周南召南見
周道所以盛也于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
澳見學之可為君子也次及考槃木瓜以下凡二十一

詩皆與序同又左傳載高克帥師與清人序同國語載
 正考甫得商頌五篇與那序同序言情動于中治世亂
 世之音同于樂記序言風雅頌賦比興同于周禮序言
 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鴉同于金縢然則序作于
 夫子之前則是夫子所錄作于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
 子之遺言也然康成則以為子夏所作鄭志于常棣曰
 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沈重謂據鄭譜意大序是子
 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今案詩之傳說子夏所傳
 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唯毛公所
 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以序放于子夏故南陔六篇雖
 其辭止而其義存也以序述于毛公故十月之交四篇
 皆大夫刺幽王鄭箋改為刺厲王而謂經師移其篇第
 也乃范蔚宗以為衛
 宏作序其誰信之

後漢儒林傳先舉前書魯齊詩韓詩三家皆立博士
 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次列魯齊韓三家諸
 儒傳末一條乃列傳毛詩者云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少

與河南龔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為其
 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于
 世又云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
 康成作毛詩箋李賢注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
 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相
 康成是郡人故以為敬何義門讀書記載所評後漢書
 云此云謝曼卿為其訓明毛詩雖傳無序傳也又云范
 氏世有經學其言多有根柢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
 出于衛宏而不悟毛傳之出于馬融何也或疑馬融別
 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注引博物志

云云按康成親受經季長以箋爲致敬亦得愚謂說經何事可鹵莽乎魯齊韓皆俗學毛詩出于子夏最爲有本此古學也惟好古者傳之微不得立迨後三家竝止祿利之路反不行而毛獨存誠斯文之厚幸若謝曼卿訓衛宏序馬融傳皆已不傳後人無由知其書爲何語趙宋妄徒突指序爲出自衛宏攷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證朱竹垞曝書亭集論魯詩韓詩皆有序散見羣書所引用與毛詩序不同此說精絕竹垞又謂論者謂序作于衛宏不知毛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魯韓皆有序毛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俟宏序以爲

序乎竹垞此論更明快絕倫竹垞亦好古故能信古如此然謂宏作序此妄說流傳已久吾何敢望何氏不信所可駭者何又特剗新說直言毛詩之出絕無所謂序亦竝無所謂傳也序則宏作傳則融作耳試思毛詩疏孔穎達據劉焯劉炫誤成者今家置一編疏中述作序作傳人甚分明且鄭箋改毛義甚多疏云鄭改毛鄭不從毛又或引某申毛駁鄭某據鄭難毛如此者奚止百數十條今一旦忽舉毛傳移而屬之馬融惡乎可且何氏獨未之思乎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載漢藝文志此志出劉歆班固手二人安知後有馬融欲作此傳而豫載

于此道破不值一笑

鄭康成說經會通眾家不拘一師

小雅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毛以爲刺幽王鄭改爲刺厲王其上節南山正月二篇已是刺幽王故鄭以爲毛公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疏引尚書中候剌者配姬以放賢剌卽豔妻爲證漢谷永傳永舉方正直言極諫對曰閻妻驕扇師古注以爲魯詩卽引詩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蓋魯作閻毛作豔魯作扇毛作煽然則豔與剌閻皆通女姓也下文永又竝言抑褒閻之亂則以褒屬幽閻屬厲尤明後漢左雄傳載其疏亦云幽

厲昏亂褒豔用權上竝舉二王下竝舉二后正魯詩說而李賢注乃以褒爲褒如豔爲色美不知此與左傳美而豔之豔字不同鄭康成先通魯詩注禮記時尚未得毛傳故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用魯詩說曰此衛夫人定姜詩觀其爲毛詩作箋旣得毛傳後仍參用魯詩矣鄭又以番維司徒幽王時鄭桓公友爲司徒非番歐陽氏詩本義駁之謂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八年始以友爲司徒其前七年安知無番此則疏中代爲解云番爲司徒在豔妻盛時則豔旣爲后番始爲司徒鄭語桓公旣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如事末云竟以爲后

則桓公初為司徒褒姒未為后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
 歐陽氏未察耳宋人輕肆駁難而于九經義疏未暇周
 覽往往如此要之鄭毛詩箋既參用魯詩則于他經亦
 皆會通眾家不拘一師大儒而必守家法則學散末流
 而妄效大儒則學亂鶴壽案豔妻之豔魯詩作閻尚書
 中候作刺三字通用刺者妻之氏
 非妻之姓猶之褒姒褒者其氏姒乃其姓氏與姓不同
 孔疏以刻為姓非也且疏但知其為姓而不言其出處
 今案左傳云取于有閻之士以供王職杜注云有閻衛
 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豔妻之先世嘗居其地故受氏
 為閻氏猶之番維司徒番亦其氏番與蕃通魯國有蕃
 縣其受氏或以此又鄭箋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
 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此不過明此詩非刺幽王耳歐陽
 之駁誠為隔壁穎達之疏尤為可笑鄭語幽王八年桓
 公為司徒問于史伯對曰褒姒有獄入女子于王王嬖是
 女也使至于為后而生伯服則是褒姒久已為后矣乃

疏謂初為司徒時尚未為后且謂鄭語桓公為司徒方
 問史伯對以褒姒事末云竟以為后今檢國語並無竟
 以為后四字作疏
 人之弄筆如此

煽字在說文火部新附此俗字也魯俗學毛乃古學豈
 有古學反用俗字之理明監板毛板皆作煽唐石經同
 蓋唐人所改

閻氏誤信葉氏漢文無引毛詩序

閻若璩曰詩齊魯韓三家皆立學毛詩晚出未嘗立學
 中興後始顯史稱孔安國申公弟子則所受魯詩也今
 書傳如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心為志寶賢任能皆詩
 序文堯典昊天言元氣廣大大禹謨仁覆愍下謂之明

天益稷刊槎其木賡續也禹貢九州之澤已陂障伊訓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太誓上中篇澤障曰陂豕土社也周至也牧誓肆陳也文侯之命彤弓以講德習射皆毛傳文攷西京諸儒非無兼通五經者獨于一經之內分門專家莫肯他從如劉向受穀梁子歆以左氏難向向不能非然猶自持穀梁義歆欲建左氏諸博士不肯對惟恐破之墨守如此故董仲舒治公羊對策云春秋大一統卽公羊說也梅福治穀梁上書云春秋宋殺其大夫卽穀梁說也關雎之詩謂佩玉晏鳴歎康王之后者杜欽說也可知其爲魯謂后夫人之行侔乎天地者

匡衡說也可知其爲齊商頌不謂作于商而謂美宋襄公司馬遷說也可知其爲韓魯頌不謂作于史克而謂公子奚斯作揚雄說也亦可知其爲韓其各守家法如此今安國舍魯從毛明係魏晉閒魯詩衰毛詩方顯故不覺出此葉夢得謂漢代文章無引毛詩序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毛詩至此始行愚案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見兌象傳餘皆確矣但葉夢得之言實承襲鄭漁仲非始夢得而此說其實不然古文苑李尤漏刻銘云挈壺失職刺流在詩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

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
 聲詩正義引之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盡錄詩序
 自清廟至般詩一字不異何得云漢文無引毛詩序直
 至黃初始行邪但引毛序者皆東漢人若西漢則無之
 安國書傳之偽固其顯然者耳鶴壽案鄭樵謂漢人文
 字既有引服虔左傳解詁蔡邕獨斷以駁鄭矣今先生又
襲取以駁間且云引毛序者皆東漢人若西漢人則無
 之然毛序與毛傳一也西漢人雖無引毛序者卻有用
 毛傳者素衣朱襪傳云襪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焦
 贛曰素衣朱襪衣素表朱也為龍為光傳云龍寵也焦
 氏易林曰蓼蕭露瀼君子寵光是用蓼蕭毛義也戎狄
 是應今作膺者蓋沿孟子之誤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
 表云戎狄是應荆荼是徵裴駘注引毛傳云應當也東
 漢人用毛傳者尤多薄送我畿傳云畿門內也呂覽云
 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慶之機高誘

注云慶機門內之位也詩曰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
 過慶之謂與子同澤傳云澤潤澤也劉熙釋名云汗衣
 近身受汗之衣也詩謂之澤不從說文作禪是用毛義
 也步則在獻傳云獻小山別于大山也釋名云小山別
 大山曰顛不爾雅作鮮又用毛義也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傳云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朱穆集載絕交論云威
 儀棣棣不可算也詩俗本改選係論語注云算數也與毛訓
 同俾爾單厚毛本作亶故傳云信也鄭本本作單故箋云
 盡也王符潛夫論引此詩
 作亶先生胡弗悉引之乎

蛾術編卷五終

同與爾單... 蛾術編卷五終

蛾術編卷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錄六

三禮

唐九經疏禮春秋各分為三漢藝文志皆合為一隋經籍志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經典釋文皆先周禮次儀禮次禮記漢志先儀禮即以禮記附入儀禮不分為二周禮則別敘是今人稱三禮漢人則二禮也漢志竝無儀禮禮記周禮名目朱竹垞先生才高學博世人震于

其名并以實學推之然猶以記為經以經為記鶴壽案

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此即儀禮也次云記

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曰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此即禮

記也次又云明堂陰陽三十三篇自注曰七十子後學者

事王史氏二十一篇自注曰七十子後學者劉向別錄

云六國時人此亦儀禮之類也據固稱漢興魯高堂生

傳士禮十七篇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十七

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

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悉后倉等推士禮而

致于天子之說則知明堂陰陽王史氏為儀禮之類先

生所以譏竹垞者以為記百三十一篇此乃後人所記

竝不是經竹垞所著經義攷竟將此句編入儀禮內故

謂其以記為經其實竹垞不誤也竹垞明知漢志以禮

記附入儀禮不分為二今若將記百三十一篇內先生原

在禮記內則與漢志背謬故仍附在儀禮內先生原本

云漢志並無儀禮名目阮孝緒曰博士侍其生得古經

有儀禮記周禮名目阮孝緒曰博士侍其生得古經

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范蔚宗曰曹褒傳禮記四十九

篇教授諸生千餘人鄭康成曰禮器禮經三百謂周禮

也周禮其官三百六十竹垞作經義攷安得不分為三

既分為三而仍以記百三十一篇句附在儀禮內此正

其善讀

書處

三百即周禮

禮記疏周禮見于經籍其名異者禮器云經禮三百中

庸云禮儀三百春秋說云禮經三百禮說云有正經三

百漢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

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鶴壽案原文禮

說云禮經三百句漢藝文志上尚有周官外題謂為

周禮句其名異者凡有七處不知先生何以刪其二

周禮不可疑

閻若璩曰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

世楷堂

成行編

卷六

二

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末篇曰竇公即載斯事惜不傳南齊時雍州有大盜發楚王家獲科斗書攷工記說者以證攷工記非先秦人所作然則魏文侯當六國初已寶愛大司樂章彼謂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者何足與深辨

周禮疏周禮始皇特惡之孝武帝開獻書之路出于山巖屋壁復入祕府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德戴聖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衆儒共排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迹

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

焉其後馬融鄭康成等各有傳授

杜子春緱氏縣人而隋志乃云緱氏及杜

子春誤以緱氏為人姓氏

愚謂劉歆識古移書博士欲立周官而未

得其學至東漢始盛近有一名公據王莽傳發得周禮

以明殷鑒兩言凡遇周官之不能通者則一舉而歸之

歆所增竄此徒為有識者所笑

鶴壽案前一條指何休不待言矣此一條蓋指

方望漢也襄陽有盜發楚王家得科斗書云云見南齊文惠太子傳

六篇五篇

禮記疏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閒獻王得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購不得取攷工記以補其

闕漢書云五篇六藝論云六篇其文不同者為冬官之
也然則在孔壁既出之後而亡之

毛公詩傳多引周官秦漢之閒周官自在否則毛公何
由見之明非出自河閒獻王矣然董仲舒不見周官毛
在董前反得見之此不可解二戴又在董後而云莫得
見焉誤矣

周禮鄭注

後漢鄭康成傳載其所注諸經頗詳惟不及周禮必係
傳寫脫落詳見十七史商權史承節碑有之 鶴壽案
史承節碑云公所注周易
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侯乾象林
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

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十六書碑在高
密縣城西北五十里礪阜山之原然如發墨守鍼膏育
起廢疾以及易緯注
禮緯注之類亦未及

干寶周禮注

禮記曲禮主人延客祭釋文引干寶周禮注云祭五行
六陰之神與人起居天子之六工疏引干寶攷工記注
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云云案于寶周禮注似唐初尚
在賈疏一字不及

冬官補正

周禮闕冬官以攷工記補之宋俞庭椿謂司空之篇實
雜出于五官之屬作復古編將他官改入冬官王與之

邱葵吳澄何喬新輩信其說相繼改竄真妄人也予于
 讀經之暇偶然悟及謂冬官之散見于他經則有可采
 以補者如儀禮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
 賜伯父舍鄭注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此司空致館之事侯氏乃
 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未
 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
 予一人將受之鄭注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
 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
 許此嗇夫為未擯之事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
 有食之于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

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
 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弗集于
 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
 之孟夏孔疏嗇夫周禮無文鄭
 注覲禮司空之屬也此嗇夫救日食主幣之
 事月令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命司空循行國邑周視
 原野命野虞毋伐桑柘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孟
 夏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季夏命漁師伐蛟取
 鼈命澤人納材葦命虞人入山行木孟冬命工師効功
 陳祭器按度程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又如文
 王世子公族有死罪磬于甸人注云甸人掌郊野之官

左傳又有山人縣人與人隸人衡鹿舟鮫虞侯祈望之

類似皆可采以補冬官或言地官有山虞澤虞野虞屬

有獻人甸師漁師即獻人甸人即甸師也再致鶴壽

案此條引觀禮以補冬官之闕原本連侯氏至于郊王使

節侯氏入門右一節一事與冬官無涉侯氏入門右坐

人勞此秋官大行人之事與冬官無涉侯氏入門右坐

莫圭擯者謁侯氏降階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此春

官大宗伯之事亦與冬官無涉其餘又歷引賈疏交擯

等文今悉節去他如澤人水虞明是地官之澤虞甸人

明是諸書所載可以補冬官之闕者甚多國語周之秩

其實諸國賓至司空視塗左傳鄭子產曰晉文公之為

官曰敵國賓至司空視塗左傳鄭子產曰晉文公之為

盟主也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虞關

父為周陶正先王賴其利器用也封胡公于陳詩甫田

田峻至喜箋云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疏云在田司主

稼穡故謂之司嗇通志氏族略云司工氏周宣王時司

工錡因官氏焉若此之類不猶愈于月氏周宣王時司

令之野虞漁師左傳之衡鹿舟鮫乎

少皞氏有鳴鳩氏當司空又有鵲鳩氏當司事堯典司
空與共工亦各為一官若周制則惟有司空一官司事
與共工之職不之設也

儀禮有五名

禮記疏儀禮之別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
及中庸竝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
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漢藝文志謂為古
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竝儀禮也三千者非謂篇有三千
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今行于世者惟十七篇閻若
璩曰禮儀三百朱子從漢書臣瓚注指為儀禮良是此

卽禮器經禮三百也漢人稱儀禮爲禮經以別于七十子後學者所錄之記當周公時號文盛篇凡三百愚謂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孔疏三百周禮三千儀禮閻氏以禮經對記爲稱是也若三百究宜從孔穎達指周禮若指儀禮則下威儀又是儀禮不當以二句皆指一經言至以三百爲儀禮篇數尤爲臆斷

經記之分

漢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此謂孔壁所得古文禮經也內三十九篇止又云經十七篇后氏戴氏卽今儀禮又云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此則記也其

下又有曲臺后倉九篇所說亦儀禮今止若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今大戴禮記是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今禮記是禮記亦不出百三十一篇之內但在西漢不但不立學官并藝文志亦不稱禮記但云記直至馬融與盧植鄭康成始爲解詁與周官儀禮通爲三禮焉志又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則歷敘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慶普其所傳授皆指儀禮而言禮記疏引鄭六藝論以高堂至二戴爲五傳弟子是也宋章如愚作山堂攷索經史門載樂史儀禮五可疑之說

明永新劉定之復摭入十科策略為場屋發問張本其說以為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眾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教授班固七略劉歆九種竝不著儀禮魏晉梁陳間其書始行此真不辨菽麥之言章氏惑其說謂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偶與儀禮同試思儀禮非高堂生所傳而高堂所傳復是何書亦妄而可笑矣朱彝尊以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皆指為禮古經是不知古文與今文之分而又以記為經也以后倉曲臺記載入禮記又以藝文志儒林傳所述五傳弟子皆為禮記是又以經為記也朱氏本非經

師說經有誤未足深責但其所講者目錄也村書臚列極博而經記舛殺如此則于目錄之學太疏鶴壽案漢志謂禮古經與高堂生十七篇文相似是十七篇雖有古今文之異其為經則同也其為經既同志又未嘗別之為今文則安得分別列之漢時竝不分儀禮記為二則記百三十一篇又安得分別列之朱氏經義攷悉依漢志原文載入而謂其不知古文今文以記為經過矣後代既分儀禮禮記為二則今日作經義攷不得不以後倉曲臺九篇編入禮記內何也如淳曰行禮射于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記后倉乃漢宣帝時人所著書不謂其以經為記夫百三十一篇與大戴小戴同列乃先生又為經述遠在秦楚之前竹垞載之于儀禮尚謂其在昭者所至九篇之作出自高堂生第四傳之弟子降在昭宣之世竹垞入之于禮記反謂其以經為記何邪若謂曲臺所說是儀禮之類故宜為經則大戴小戴所說何嘗非儀禮之類况大戴小戴二書即采取于百三十一篇之記尚且不得列于經而曲臺記係自后倉自著豈

反得為經先生又謂竹垞以儀禮五傳弟子皆為禮記
 何邪鄭康成曰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
 名世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
 為五所傳皆儀禮也此條竹垞見在載于儀禮內竝不
 載于禮記內先生又謂大戴小戴竝未立于學官蓋文
 志所謂宣帝時戴德戴聖慶普三家立于學官者蓋立
 其儀禮非立其禮記此則竹垞又早知之矣賈公彥儀
 禮疏云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大小戴皆冠
 禮為第一昏禮為第二相見為第三自茲以下大戴以
 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鄉飲酒鄉射燕禮大
 射聘禮公食覲禮喪服為次小戴于鄉飲酒鄉射燕禮大
 射四篇依別錄次第而為士虞喪服特牲少牢有司徹
 士喪既夕聘禮公食覲禮為次經義攷又全載其文則
 竹垞豈有不知所立之為儀禮者總之先生偶見漢志
 中無儀禮記之名目遂借此以駁竹垞耳况漢志周
 官經六篇亦即在禮古經一類中先生又謂周官則別
 叙何邪

閻若璩曰后倉從祀孔子廟庭在嘉靖九年張孚敬枋

國大正祀典黜戴聖而進后倉推乎敬之意以春秋三
 傳有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尚書今文有伏生古文有孔
 安國毛詩有毛公獨三禮儀禮有高堂生周禮有杜子
 春而禮記有戴聖今戴聖以賊吏見黜不可不思一人
 以補之于是見藝文志有記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
 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
 曲臺記授大戴小戴遂以后倉為有功禮記而祀之不
 知后倉之明禮亦明高堂生之儀禮耳與禮記絕不相
 蒙也今世俗概以禮記為曲臺記此語不知何所自來
 而乎敬亦從而靡甚矣乎敬之不學也宏治初程敏政

上疏議孔子廟庭祀典亦謂后倉有功禮記宜與左氏伏生等一體從祀則乎敬之誤不獨誤讀漢書亦緣敏政有以先之不特此也以鄭夾漈之博奧猶謂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此何異說夢乎更進而溯之以后氏曲臺記為即今禮記誤實始徐堅等初學記堅云見禮記正義今禮記正義無斯語堅復誤耳以上皆閣說精確之至

鶴壽案鄭樵著通志一書處處滿口矜張今居然與通典通攷並列其實妄謬極多別有說詳見後今得百詩先生指斥可知其于三禮尚昏憤如此何況他書邪

漢書高堂生高堂是姓而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李

賢注高堂生名隆按隆魏人賢誤也

篇次

儀禮篇次先後劉向別錄及大戴小戴所傳各不同鄭康成從別錄即今本是也鄭所以從別錄者不但以其尊卑吉凶倫序不紊蓋向親校祕書日觀孔壁古文別錄所載依孔壁之舊故鄭用之至大戴除冠禮第一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外自茲以下篇次則異以士喪為第四既夕五士虞六特牲七少牢八有司徹九鄉飲酒十鄉射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小戴于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

篇亦依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九特牲十少
牢十一有司徹十二士喪十三既夕十四聘禮十五公
食十六覲禮十七

喪服傳

敖繼公曰他篇有記者多矣未有有傳者有記復有傳
惟喪服耳先儒以傳爲子夏作未必然也今且以記明
之漢藝文志言禮經之記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也而
此傳則不特釋經文而已亦有釋記文者焉則是作傳
者又在作記者之後明矣今攷傳文其發明禮意者固
多而其違悖經義者亦不少然則此傳豈必皆知禮者

所爲乎而歸之子夏過矣夫傳者之于經記固不盡釋
之也苟不盡釋之則必閒引其文而釋之也夫如是則
其始也必自爲一編而置于記後蓋不敢與經記相雜
也後之儒者見其爲經記作傳而別居一處憚于尋求
欲從簡便故分散傳文而移之于經記每條之下焉此
于義理雖無甚害然使初學者讀之必將以其序爲先
後反謂作經之後卽有傳作傳之後方有記作記之後
又有傳先後紊亂轉生迷惑則亦未爲得也但其從來
旣久某亦未敢妄有釐正姑識于此閻若璩曰子夏喪
服傳初必另爲卷帙不插入經何者傳固自有體也毛

公學自謂出于子夏傳與經別公羊高穀梁赤親受經于子夏作傳皆無經文且人以喪服傳為子夏所作者特以語勢相連與公羊體類因弟子而決先師其淵源如此何獨至喪服傳子夏輒自亂其例乎必不爾矣據公羊因弟子決先師見喪服標題下賈公彥疏鶴壽案長壽儀禮集說後序云禮古經十七篇十三篇之後皆有記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則無之或者有之而止逸焉爾夫記者後人述所聞以足經意也舊各置于本篇之後所以尊經也朱子作通解乃以記文分屬于經文之下以從簡便予不能從蓋記有特為一條而發者有兼為數條而發者有于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若但為一條而發固可用通解之例非是則未見其可也

儀禮脫文誤字

顧炎武九經誤字

書名下應增攷字但書中補脫者多則雖名以誤字攷亦不安較原名差

可摘取儀禮中脫文凡數十條予所購得前明福建板十三經注疏巡按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刻者每遇桓字則小字雙行刻淵聖御名是此書仿照南宋本所刻也然儀禮脫落與顧氏所舉同即顧氏所舉尚多未盡嘉定金曰追璞園作儀禮正譌有出于顧氏所校之外者已詳文集

逸禮

禮記疏引六藝論云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尚書本百篇孔壁所得裁五十八篇禮古經五十六卷蓋一篇為一卷此與尚書同出者藝文志云禮自

孔子時不具則全經之止者多矣

攷漢志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

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敞云學當作與七

十當作十七

戴震云學即校字謂以古經校高堂生所傳得多三十九學不必改為與此孔

安國得于壁中而河閒獻王亦得而獻之哀帝時劉歆

欲以立于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遂不得立平帝時立

之旋廢鄭康成本習小戴禮

謂小戴所傳之禮經

後以古經校之

取其義長者為鄭氏學今鄭注有所謂古文作某即安

國本所謂今文作某者乃從小戴本也逸禮三十九篇

則藏在祕府絕無師說惟康成注三禮引之如天子巡

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狶中雷禮云以功布為道布

屬之凡烝嘗禮云射豕者軍禮云無干車無自後射朝

貢禮云純四狶制丈八尺禘于太廟禮云日用丁亥不

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又中

雷禮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

與祀尸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

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

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似

祭宗廟之儀王居明堂禮云孟春出十五里迎歲仲春

帶以弓韉禮之禡下其子必得天材季春出疫于郊以

禳春氣又中雷禮云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與東面設

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尸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孟夏毋宿于國又中雷禮云祀中雷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尸之禮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灾乃命國釀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又中雷禮云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

較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逸奔喪禮云不及殯日于又哭猶括髮卽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哭父族與母黨于廟妻之黨于寢朋友于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凡拜吉喪皆尚左手無服袒免為位者惟嫫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凡二十五條為篇名者八皆見康成三禮注者王伯厚謂如斷圭碎璧猶可寶者是也元吳草廬補輯儀禮逸經八篇

投壺一奔喪二公冠三諸侯遷廟四

諸侯覺廟五中雷六禘于太廟七王居明堂八

其自述云逸禮三十九篇唐初

猶傳天寶之亂遂燬于兵草廬說不知何所自來獨朱

子文集及語類有唐初其書尚在一語與他語互異因

徧攷隋經籍志新舊兩唐志俱無禮古經五十六篇或

逸禮三十九篇之目賈公彥疏周禮儀禮于鄭注所引

逸禮不能辨出何書孔穎達疏月令能知所引為中雷

禮文矣然亦不言具存則可證唐初無見傳之事也

釋文引王度記惠定宇云是逸禮又引黃穎說不知何

許人言鶴壽案鄭注月令于祀戶祀竈祀中雷祀門祀

行竝不言所引何禮而孔疏謂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

雷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唐初猶存其實別無所

據也吳氏補儀禮逸經八篇外尚有補儀禮傳十篇冠

義一昏義二士相見義三鄉飲酒義四鄉射義五燕義

六大射義七聘義八公食大夫義九朝事義十吳氏自

序云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雜然無倫

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用

劉氏原父所補惟觀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

朝觀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觀義此蓋好古之極而

為是編也乃明洪武中劉有年遂以此十八篇為古之

儀禮逸經而上之于朝亦夢夢哉先生又謂賈公彥

疏周禮儀禮于鄭注所引逸禮不能辨出何書此或漏

略之故賈氏于周禮疏則引五帝記云立庠序之學則

父子有親長幼有序于儀禮疏引三正記云大夫

著五尺士著三尺則賈氏何嘗不知逸禮所出也

閻若璩曰牛宏列傳宏有明堂議云劉向別錄及馬宮

蔡邕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其書皆亡

莫得而正王居明堂禮正逸禮三十九篇之一康成引

書止是隋已不傳故隋經籍志無其目也朱子謂五十
 六篇禮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由今攷之逸禮原與
 古文尚書同出孔壁古文尚書止于永嘉則逸禮亦止
 于永嘉與要之逸書逸禮之止皆為康成不注之故然
 則毛詩周官及十七篇之得存皆康成作注之力功莫
 大焉二千年來一人而已其生平兼通眾經著述繁富
 綱條之所包絡者實多是以日不暇給不可反以其不
 注逸書逸禮為康成恨也

禮記誤人姓名

漢志以記為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而孔疏亦云孔子沒

後七十子之徒共誤所聞以為此記乃隋志則云河間
 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百三十一篇獻之此
 譌也閻若璩曰漢志稱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蓋七十子
 既喪源遠而末益分其時之學者各誤所聞故多雜隋
 志誤會乃增及字遂畫為二種人試觀漢志于王史氏
 下亦注七十子後學者劉向謂王氏史氏六國時人則
 七十子後學者豈有仲尼弟子在內哉閻說是也其誤
 人姓名見于疏者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誤
 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
 所錄史記封禪書云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若檀弓疏云檀弓在六

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之故也案篇
 中有仲梁子曰鄭但云魯人疏亦但引定五年魯有仲
 梁懷是仲梁魯人之姓故知仲梁子魯人不知何由知
 為六國時人殆以意說也三年問一篇全是荀子禮論
 篇文疑是編記者取而入之樂記劉瓛以為亦公孫尼
 子所作朱子謂非聖人之書戰國賢士為之蓋因人生
 而靜四句係文子引老子語決之獨胡致堂謂是子貢
 作閻若璩辨之曰此書載魏文侯子夏問荅文侯受子
 夏經藝為二十五年事見魏世家是年子夏已百有八
 歲子貢若存當百二十一歲理之所無儒者之不核實

如是大學一篇朱子分為經傳而謂經乃孔子之言曾
 子述之已屬無據又謂傳文成于曾氏門人之手則更
 未敢以為然也朱子意不過見中有曾子曰以古弟子
 于師方稱子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百一為曾
 申餘俱曾參可見曾子為記禮者之通稱孟子七篇稱
 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為通稱此二辨亦是鶴壽案禮記誤人姓
 名不獨子思公孫尼子荀卿呂不韋漢博士也胡寅謂
 禮運子游作樂記子貢作羅璧謂樂記毛生作夫以禮
 運為子游作者據篇首言偃問夫子也以樂記為子貢
 作者據篇中子貢問師乙也子夏至魏文侯二十五年
 百有八歲子貢長子夏十三歲子夏可至文侯時子
 貢獨不可至文侯時乎唯毛生所作則非今之樂記
 孔氏畏秦法峻急藏其書秦始皇焚書阮儒係三十四

五年事藏書在此時是秦末所藏已有禮記則謂王制漢文帝博士作者非但記百三十一篇中之樂記內有竇公據漢志文帝得竇公魏文侯時樂人也師古注引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豈壁中書所言竇公是六國時尚未入漢乎抑樂記為劉向校書時所續得而壁中樂記未必有此乎鶴壽案漢文帝令博士作王制宣帝時戴聖采入四十九篇內成帝時劉向校書王制于別錄屬制度先生于前文屢言戴聖之四十九篇不立于學官于後文又明言劉向別錄載四十九篇分制度通論等名目蓋與百三十一篇兩載之也夫百三十一篇並非出自壁中則王制一篇安知非漢博士所作邪甚矣先生欲駁竹垞則唯恐百三十一篇混入禮古經而竭力排之今欲駁盧植則又言秦末所藏已有禮記竟將四十九篇混入禮古經若亦出自壁中者但班固已明言七十九篇混入禮古經

則周末漢初人俱在內矣至漢志謂文帝時得魏文侯之樂人竇公獻周官大司樂章蓋竇公之先世嘗為魏文侯樂官子孫于秦焚書時藏此大司樂篇至文帝時獻之耳自始皇阮儒之日至文帝登極之時無過三十餘年竇公亦無過數十歲人而桓譚不得其解遂誤以為百八十歲此則必無之事先生既不信百二十一歲之子貢何轉信百八十歲之竇公也

壁中書有禮記兼經與記言之又有左傳

閻若璩曰孔安國壁中所得實止論語孝經尚書禮經四部無禮記漢志魯共王壞孔子宅一段以禮記亦為孔壁所得竊疑禮記記字為衍文或經字之譌愚謂閻氏說微誤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壁中書羣書所載多少互有不同漢藝文云得古文尚

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許慎說文自序則于四者之外多春秋而歆稱春秋左氏慎但稱春秋疑春秋卽左氏家語後序又言所得惟尚書孝經論語然可參攷而定也閻氏疑漢志記爲衍又欲直改記爲經未免專輒觀說文與漢志同作禮記則記字非譌家語以爲孔騰藏壁中尹敏傳以爲孔鮒所藏壞宅得禮記者禮與記也合經記言之也劉歆云逸禮有二十九篇不言五十六者言三十九則十七在其中而記亦在其中矣若漢志偶遺左傳不數而劉歆許慎數之確有可信慎自序云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

文慎竝提孔左言之爲壁中所得有左傳故也由此觀之壁中所得之數以劉歆許慎所說爲正至家語王肅私定借此作梧擊鄭氏張本何足爲憑

僞孔尚書序云壞宅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陸德明曰傳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愚謂以爲春秋是也以爲十翼及孔疏言傳字卽指論語孝經與劉歆許慎不合皆非

劉向載戴記歆不載戴記戴非刪向所校

成帝河平三年命劉向校中祕書別錄載戴記至哀帝時使向子歆卒父業七略不載戴記班固因七略爲藝

文志故但于禮一門內總載記百三十一篇而無二戴
 篇數蓋戴記四十九較原書僅存三之一故七略仍載
 百三十一不載四十九儒林傳云聖號小戴以博士論
 石渠至九江太守論石渠在宣帝甘露中大小戴刪定
 禮記在宣成閒皆在向校書之先後人因隋經籍志先
 言劉向攷校經籍次言大小戴記遂以為二戴因劉向
 校定者而刪其煩重非也鶴壽案故以大小戴所采不
 若謂因小戴僅存三之一而不載則
 大戴尚存三之二何以亦不載邪

別錄

禮記四十九篇據鄭目錄攷之于劉向別錄屬制度者

六曲禮上下王制禮器少儀深衣是也屬通論者十六
 檀弓上下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是也屬明堂
 陰陽者二月令明堂位是也屬喪服者十一曾子問喪
 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
 喪服四制是也屬世子法者一文王世子是也屬子法
 者一內則是也屬祭祀者四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是
 也屬樂者一樂記是也屬吉事者六投壺冠義昏義鄉
 飲酒義燕義聘義是也孔疏于樂記下謂別錄載禮記
 四十九篇樂記在第十九據此知小戴所刪原有樂記

竝非馬融增入且今本樂記見居第十九則知劉向所載卽今之次第但別錄旣載小戴禮記四十九篇而又分爲制度通論等名目以類相從蓋記百三十一與小戴四十九兩載之也樂記本十一篇小戴合爲一篇劉向校書共得二十三篇別錄于禮記外更列樂記故孔疏云劉向爲別錄時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爲二十三篇孔疏于喪服四制下云按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蓋諸篇之文各以類從者闕此一篇而目錄則仍列喪服四制耳

六曲樂記分篇

漢志樂記二十三篇入樂類與禮類中所載之記百三十一篇雖各爲一目然小戴就百三十一篇而刪之爲四十九篇內有樂記則知百三十一篇內卽有樂記二十三篇矣今之樂記本十一篇合爲一篇殆卽出于小戴據皇侃所分自首至則王道備矣爲樂本自樂者爲同至則此所與民同也爲樂論自王者功成作樂至故聖人曰禮樂云爲樂禮自昔者舜作五弦之琴至故先王著其教焉爲樂施自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是以君子賤之也爲樂言自凡姦聲感人至則所以贈諸侯也爲樂象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

疏引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乃隋經籍志則云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康成受業于融又為之注此說不知何所本攷後漢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當作戴聖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仁即班固所云小戴授梁人橋仁李卿者也疏于樂記下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然則橋仁當成帝時親受業于小戴其篇已四十九劉向當成帝時校祕書

著別錄所載小戴禮記亦已四十九篇三篇非馬融所增入明矣據六藝論則二戴各就百三十一篇而刪之以為八十五四十九非小戴刪大戴之書甚明惟是大戴篇目起三十九終八十一而其中又缺四篇則其缺者或即聖之所已載蓋當馬融盧植鄭康成諸大儒竝注小戴其書盛行後人見大戴絕無傳注而其中有與小戴複出者不須兩載遂從而刪去之存其原第故起三十九篇耳鶴壽案戴東原先生館于曲阜孔氏有攷證大戴禮記一書孔翼軒刊補注引其說曰隋志戴聖刪戴德之書為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為四十九篇今攷孔氏正義于樂記云案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然則樂記篇第劉向列之別錄即與今不殊後漢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

記章句四十九篇劉向當成帝時校理祕書橋仁親受業于小戴成帝時為大鴻臚劉橋所見篇數已為四十九不待馬融足之明甚作隋書者徒附會大戴闕篇以為即小戴所錄而尚多三篇不符遂漫歸之融耳先生此條蓋悉本之

檀弓刻誤

檀弓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是一節下文賓客至云云當別為一節今刻誤合為一又以子夏節疏誤在賓客至一段之下當改正明福建板常熟毛氏板竝同

唐月令

唐元宗黜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刊定禮記月令

改置第一宋景祐二年始復舊月令而唐月令別行唐

開成中石經及徐堅初學記所引皆唐月令也于昏旦

中星悉改從唐時節氣星象

鶴壽案李林甫改月令云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昂中

曉壁中斗建寅位之初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正月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斗建寅位之中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雁來後五日艸木萌動自此至十二月悉改之甚至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為一候閉塞而成冬為一候其不通如此

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注引周書月令與今月令不同知

逸周書月令解別是一篇

中庸說

漢志中庸說二篇與上記百三十一篇各為一條則今

之中庸乃百三十一篇之一而中庸說二篇其解詁也
 不知何人所作惜其書不傳師古乃云今禮記有中庸
 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反以中庸為說之流師古
 虛浮無當往往如此
 文獻通攷卷一百四引中庸武王末受命一節全用朱
 注不用注疏餘引三禮皆用注疏據王壽衍序馬為宋
 末元初人可見朱子所定四書及易本義詩集傳元初
 已駸駸遵用而廢注疏鶴壽案通攷一書略于文而詳
 于獻其所引大半是宋人之說
 不係四書集注之行不行也
 衣錦二句非鄘風

歐陽修曰衣錦尚絀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
 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鄘
 風無衣錦句文之著也乃是中庸釋詩之辭朱子但引
 衛碩人鄭之丰竝無君子偕老之說鶴壽案衣錦尚絀
 皆無之故鄭注不指何詩孔疏云此衛碩人之篇美
 莊姜之詩猶可言也朱子則云衛碩人鄭之丰然則究
 係何詩之句邪

大學古本

王陽明荅羅整菴書云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
 之為學但當求之于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于
 外遂云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大學

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據而斷此段之必在彼彼段之必在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于背朱而輕于叛孔乎陽明此段頗可節取蓋古本之當從有識者皆知之即近日李安溪立意欲規摹朱子獨于此案亦不以朱子為然鵝壽案大

學古本其本亂至未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至故君子必誠其意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于信下接聽訟至此謂知本孔疏所謂誠其意者至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主意為行身之本能自知其身是知其本故曰此謂知本也鄭注瞻彼淇澳云云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也

此謂知本二句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本在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朱子以己意移而置之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之下而目為衍文無乃寃甚自補格物傳結二句云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于是又有吳氏程者述饒氏之說謂知本即物格之誤而東陽許氏述饒氏說尤詳謂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遂以此二句不為衍文而古經真若有所謂格物傳者此二句乃其結語而有誤字耳此等不通文義而率意肆談殆所謂自有肺腸者與

大戴禮記

六藝論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晉陳邵周禮論序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今始于二十九篇終于八十一篇其前不見者三十八篇其後不見者四篇當因已見于小戴禮記故後人從而去之其中閒又缺四十三四四十五六十一凡四篇疑亦以此遭刪也其分爲十三卷則後人所分非原第也篇首題漢九江太守戴德撰按儒林傳德事孝宣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晁公武云是後人誤題隋志云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風俗通義

引之稱太傅禮

卷一王言與家語王言解略同哀公問五義與家語五儀解前半篇及荀子哀公篇前半篇同哀公問于孔子與小戴哀公問同自章首至然後能以其能教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自孔子侍坐以下與家語大婚解略同禮三本與荀子禮論篇同卷二禮察自篇首至徙善遠罪而不自知與小戴經解同其後取舍之說皆與賈誼論時政疏同夏小正與小戴之月令逸周書之時訓解相爲表裏而文更古雅其中有經有傳正月緹縞之下有云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此二句朱子儀禮經傳

通解移置篇題之下其意以正字句斷若解書名小正之義其實此乃爾雅疏蓋何以謂之句言小正書法以緹著而先見故名緹縞也作爾雅疏者既引緹縞一節經傳而又釋之如此按大戴者誤竄入之卷三保傳與賈誼疏及新書同自立事至天圓共十篇分爲卷四卷五篇題竝冠以曾子漢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今其全者已亡而隋唐志俱有曾子二卷殆十八篇中之僅存者此十篇而分二卷當卽是也隋唐志所載恐是從大戴中抽出別行耳其中曾子大孝與小戴祭義同卷六武王踐阼鄭注學記引之孔疏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

折而南皆爲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端書則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穎達所見同殆俗儒未省照徒據鄭孔稱引竄改也衛將軍文子自章首至亦未逢明君也與家語弟子行篇略同卷七五帝德與家語略同帝繫一篇世本有之今世本已亡而此幸存勸學自章首至豈有不至哉卽荀子勸學篇末段荀子宥坐篇有之卷八子張問入官與家語略同盛德自民之爲奸邪以下家語有之自德法者御民之銜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有之古本自聖王之

盛德至揖朝出其南門皆爲盛德篇蓋前論盛德之義後論明堂之制實一篇宋人妄分明堂者古有之也以
下別爲明堂篇攷許慎五經異義論明堂稱禮戴說盛德記魏李謚傳隋牛宏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其他注疏屢引之劉昭注續漢志杜佑通典亦引之皆如此蓋唐以前無明堂篇朱子引明堂不引盛德知宋時本已爲妄人所亂惟其添出明堂故排至諸侯遷廟爲七十三而諸侯釁廟亦爲七十三韓元吉鄭元祐皆謂其重出熊朋來吳澄皆云有兩七十三若依古本以明堂合于盛德則千乘以下篇次適合其數何重出

之有乎卷九千乘等四篇卷十一小辨用兵少閒三篇王應麟以爲卽漢志孔子三朝七篇蜀志秦宓傳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注引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裴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七篇是也七篇應相連中隔以卷十者篇帙殺亂也文王官人卽逸周書官人解遷廟釁廟儀禮逸經也釁廟見小戴雜記篇卷十二朝事釋朝聘之義猶小戴之冠義等篇乃儀禮之傳也前半篇及末段俱周禮春官典命秋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職文中閒聘禮上公七介至諸侯務焉與小戴聘義同投

壺儀禮逸經也與小戴投壺同有經文有記文卷十三
 公冠儀禮逸經也與家語冠頌篇略同亦有經文有記
 文本命家語有之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與
 小戴喪服四制同易本命自凡地以下至聖人為之長
 家語執轡篇有之鶴壽案夏小正云何以謂之小正以
侯曰正立言之體以正儀禮經傳通解之誤今先生謂二
句是作爾雅疏者既引緹縞而又釋之如此非小正本
文此言良是先生又謂小正比月令時訓文更古雅其
中有經有傳但漢世諸經即先生于周易亦深辨合傳于
石經春秋傳不載經文即先生于周易亦深辨合傳于
經之非然則小正亦別有全經此特其傳耳後人乃就
此篇分別經傳失其真矣東原有大戴禮記目錄後語
兩篇刊在集中先生所云武王踐阼鄭注學記引之
閒辨別丹書端書之異直至徒據鄭孔稱引竄改也一

段悉錄戴氏原文惟誤寫鄭孔二字為康成但上文注
 疏竝引若誤作康成則脫卻穎達矣今特更正先生所
 云某篇與某書同某篇自某句至某句與某書同又
 全取陸元輔之說如陸云王言篇與家語王言解大同
 小異舉其書又舉其其人未舉其篇先生亦云禮察篇取
 之義取賈誼疏舉其人未舉其篇先生亦云禮察篇取
 或隨便措辭而先生豈可隨之則當云與賈誼論時政
 疏同今故特為補入至陸曰某篇與家語某篇同更不
 宜襲之家語乃王肅刺取傳說雜以己意偽造此書以
 難鄭者甚至公冠篇述孝昭冠辭云陛下者謂昭帝也
 文武者謂文帝武帝也而肅竊其文遂并列為成王冠
 頌豈非笑談東原曾論及前先生斥之而今又襲之何
 邪

後漢李雲傳論禮有五諫李賢注謂諷諫順諫闕諫指
 諫陷諫也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
 遜順不逆君心也闕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

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也見大戴禮徧檢之茲無此文則知今本又多脫去者

大戴禮記盧辨注

周盧辨傳云辨字景宣范陽涿人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辨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辨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周儒林傳敘首云太祖受命雅好經術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魏儒林傳敘首云永熙中魏末年釋奠國學于顯揚殿詔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鶴壽案王伯厚曰大

戴禮非鄭氏注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蓋未攷北史也

蛾術編卷六終

蛾術編卷七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錄七

三傳廢立

合漢藝文志儒林傳續漢百官志後漢儒林傳參攷之
 西漢公羊最盛穀梁次之公羊先立學宣帝復立穀梁
 左氏未得立哀帝時劉歆白左氏可立帝以問諸儒皆
 不對歆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不肯惟五
 官中郎將房鳳光祿勳王龔許歆共移書讓太常博士

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出龔等補吏龔宏農
 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平帝時王莽始立之旋廢中興
 後光武為公羊嚴氏祖彭顏氏樂安置兩博士而穀梁廢不
 立時鄭興陳元傳左氏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
 博士范升與歆爭之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
 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
 違眾議因不復補蓋終東漢世左氏穀梁皆不得立服
 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作左氏傳解行之左氏之盛實
 始于此自後公穀日衰史通云漢代公羊擅名三傳今
 挂壁不行綴旒無絕公羊如此穀梁可知鶴壽案左氏
 博士于兩漢

雖旋立旋廢而其書則自漢初以及東漢之末未嘗
 日廢也漢儒林傳云漢與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
 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授
 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授
 清河張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大夫為望之言左氏
 望之善之薦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大夫為望之言左氏
 方進胡常琅邪房鳳咸授劉歆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
 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則後
 終漢之世未嘗廢不獨司馬遷之史記屢用左氏也後
 漢儒林傳云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左氏春秋雖不立學
 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又云張馴能誦春秋左氏傳尹
 敏兼善左氏春秋李育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
 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穎容善春秋左氏
 著條例五萬餘言謝該明左氏春秋建安中河東人樂
 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
 釋行于世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黃能入寢亥有二首
 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此正為其精于左氏而言其
 他見于列傳者陳元有左氏訓詁孔奇有左氏刪孔嘉
 有左氏說鄭興有左氏條例二十一章句訓詁鄭眾有左氏難
 記條例賈徽有左氏條例二十一章句訓詁鄭眾有左氏難

三十篇則是終東漢之世未嘗廢不獨靈帝時服虔作傳又不獨章帝時班固作五行志屢引左氏經左氏傳而已也光武雖廢穀梁博士而章帝時嘗詔高才生受之尹敏賈逵諸家亦兼通之

左傳疏歷序左氏廢興云左邱明作傳遭焚書廢滅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春秋左氏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祕府武帝時河間獻王獻左氏孝武之世議立左氏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按祕書見古文左氏好之引傳釋經義理備焉歆以為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與親見其詳略不同及歆親近欲立左氏博士不肯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

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穀又與左氏作長義自後二傳微左氏顯矣此段疏其謬不可勝言公穀口說流行不專在竹帛固非秦火所能滅漢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梁太傅賈誼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是左氏已興于漢初秦火亦未嘗滅也張蒼卒于景帝五年已百餘歲其修左氏必在文帝以前賈誼則卒于文帝之世而已作訓故矣壞宅乃在武帝時左傳不待壞宅始出也但壞宅所得復有之耳祕府有左氏蓋先出漢初而作疏者誤會似以左氏專出孔壁非也和帝元興

時劉歆安得尚在元興只一年安得有十一年左氏若
得立學百官志何以不載和帝何得反居章帝之前種

種純謬似全不知史傳人妄造大可怪疏誠為純謬原

文云河間獻左氏此句必有脫文先生增作河間獻王

也所增獻字則非據疏上文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左

氏春秋則此亦當作得改作獻何所據乎即改作得亦

是無據漢河間獻王傳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即漢

藝文志禮類中百三十一篇之記及論語並不言得左

氏况改為獻左氏乎獻左氏三字出自先生意造乃下

條又引張蒼獻左氏以駁左氏此則穎達所不受也原文

云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先生據下文成帝時劉歆校

祕書改作孝武之世是也但上文已云漢武帝時中開

只隔一句又云孝武之世世無此文法此句蓋因光武

中興嘗立十四博士作疏者恍惚誤記遂以孝武為光

武耳然則改之不如衍之也先生云穀口說流行非

秦火所能滅則疏亦未嘗言秦火滅公穀先生云左傳

未經秦火則當家家有之何待張蒼修之獻之先生云

壞宅所得復有左傳此言又誤漢志但言孔壁中得古

文尚書禮記孟子老子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亦言得周官

尚書禮記孟子老子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亦言得周官

孔壁中得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後孔安國獻

之皆不及左氏惟說文解字敘云壞宅得禮記尚書春

秋論語孝經而下又云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可知上春

秋二字係行文也先生云左氏若得立學百官志何以

不載此亦作疏者誤記河間獻王嘗立左氏春秋博士

光武亦以李封為左氏博士故遂以此屬諸和帝耳况

此疏前入早已駁過困學紀聞云和帝元興初一年安
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于章帝建初八年不
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失序三
誤也盧文弨云此七字改作建武初元便可通

許慎說文敘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據此則左傳

係張蒼所獻計蒼于秦時已為御史主柱下方書高祖

為沛公時即來歸高祖左傳既為蒼所獻則必在漢初

以為河閒獻王獻此書始得出者非也

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邱明因孔子史記成左氏春秋又自序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國語即傳也遷書世家采左傳甚多翟義亦通左傳前漢左氏之學極盛但不立學耳鶴壽案國語畢竟別是一書韋昭之言可證先生以為即左氏

傳恐非

三傳互異

左氏親受經于聖人公羊穀梁皆子夏弟子相去不過再傳其是非宜不大謬然猶有彼此互異者蓋晚周秦漢諸儒受經各守師說號為專門名家無足怪也即如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公羊皆以仲子為惠公之妾桓公之母特左以仲子見在歸賵為豫凶事公羊以為仲子之喪而穀梁獨以為孝公之妾惠公之母蓋左氏是也公羊半是也穀梁全非也二年十有二月己卯夫人子氏薨左無傳杜預推其意以為桓公之母即仲子而公羊則以為隱公之母穀梁則又以為隱公之妻然此猶同以為魯之夫人也至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氏以為君氏聲子隱公之母也杜注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于其母公羊穀梁乃作尹氏而以為天子之大夫其乖刺甚

矣以上二條則左氏皆是而公羊穀梁皆非後儒之治春秋于三傳相合者但當一意遵守毋庸置議惟三傳互異者當更折衷之或會通以求其合或參他經以定其歸皆可也偶舉此以為例觀此即得治春秋之法鄭康成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蓋兼通三傳不主一師此鄭氏家法也然予雖為此論而又竊自疑此在漢人則可吾輩欲為漢人之所為懼近于僭然則如服虔何休當各存其說即欲折衷要不離三傳以求之若廢傳自立義吾不知之矣

左氏與公羊穀梁各有經

左氏經與公羊穀梁經不同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此左氏之經也其下又云經十一卷小字夾注云公羊穀梁二家則公穀之經同也如左氏君氏卒公穀並作尹氏可見左氏經獨言古者孔子之經左氏之傳皆用古文而孔壁所得又有古文左傳故左氏經獨稱古經朱氏經義攷所載多誤鶴壽案孔壁所得從無古文左傳辨已見前朱氏經義攷並不誤

鄭康成意以左氏公羊為勝于穀梁

穀梁傳序疏引六藝論云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識穀梁善于經康成之于禮深矣又篤好識蓋識書七十子

之微言大義具在焉康成削其驕駁而擇其精者以證經故謂左氏善于禮者左氏據禮以通春秋者也公羊善于識者公羊援識以定春秋者也惟穀梁意取簡約專以演繹經文爲事而其他不復及焉則善于經而已矣康成蓋意以爲左氏公羊皆勝于穀梁乃俗儒反疑康成此言爲推尊穀梁豈不謬乎

服虔左傳注

左傳自劉歆賈逵始能說其義然猶未備也其爲之解詁而卓然名家者莫如服虔世說文學篇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攷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

爲烈門人賃作食每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閒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鄭康成欲注春秋傳尚未成行與服遇宿過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康成聽之良久多與已同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然則鄭服合也鄭徧注諸經于春秋但作鍼膏肓等以有服注也新唐書儒學元澹傳澹述隋王邵之言謂魏晉專經者不能博究惟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

服非澹固不好鄭服者然就其所述則知自漢以後鄭服竝稱為世所重若此杜預作集解其自序乃云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美者末有穎子巖雖淺近亦復名家故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孔穎達疏云杜以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自餘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輩故棄而不論愚謂左傳諸家服為之冠方且遠出劉賈若許穎豈可竝論杜忌服名重欲以後出跨其上故不取耳

服虔注有傳無經

南齊陸澄傳國學議置杜服春秋澄與王儉書論之曰

左氏泰元中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畱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愚謂傳又有無經當作經又有無傳二字互倒服虔注傳不注經閒于傳注中補經注但經又有無傳者則注中或不及補若賈逵則經傳兼注故欲兼置賈注澄之意如此襄三十一年疏言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攷昭二十四年經仲孫貜卒杜注無傳孟僖子也服若兼注經則當于貜卒下注孟僖子也賈逵云屬其子云云何必特提是歲孟僖子卒玩其文明係服之書有傳

無經故解二十四年一年事畢方續之曰是歲云云也
 疏言服虔載賈逵語則知服注采賈語必載其名而僖
 子屬其子事仲尼事在昭七年傳云僖子將死召其大
 夫曰吾聞有達者孔某杜注卻云二十四年僖子卒傳
 終言之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明係杜竊取服注而
 竝沒賈服名不載也而且二十四年僖子卒傳終言之
 三句焉知非亦係服注杜攘取為己有乎抑服何不竟
 于昭七年僖子屬子事仲尼下直云仲尼時年三十五
 乃必綴于二十四年之末反使杜預得以遷移恰好置
 在七年傳中以掩其攘取之迹乎則又當知古人著述

可下筆即下其位置豈能一定邪

鶴壽案此條不過揚杜之短以見其竊服

耳但孟僖子卒云云竝無兩說隨便某人作注皆此數語何必更表服氏之名且先生苟欲揚杜之短則可引者甚眾即此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杜注云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閒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孔疏云賈逵何休以為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虔曰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乎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舉此一條亦可算杜竊服并竊賈而服虔連注于六年冬則服注之有傳無經亦從此可見矣

陸澄雖云經無傳者服不能補而其實無傳之經服補

注者亦多即昭二十四年可見

春秋託始于隱公何也平王東遷周室弱夫子欲興東

周志不遂筆之空言自以為列國陪臣不敢修周史而修魯史則宜以當平王世之惠公託始焉可也惠公元年

三年乃不始于惠公而始隱公何也魯宗國也素秉周禮

而篡弑之惡桓公為甚桓之篡弑隱公有以啓之不紀

隱桓之弑不彰泝其本而託始于隱職是故與攷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魯自惠公以前篡弑之事屢見矣不始

于桓也然則其託始于隱何也或曰惠公以前舊史紀

實故仍之也鶴壽案惠公以前舊史莫攷惟史記魯世

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宣王欲立戲為魯太子拱仲山

父諫弗聽卒立戲是為懿公括之子伯御弑懿公而自

懿公弟稱乃立稱于夷宮所謂紀實者其指此與

左氏論斷多謬

左氏傳論斷多謬如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

周之禾君臣之大義倒置射王中肩于是兆其端矣左

氏舍此而嘵嘵焉責其交質夫以天王而下與小侯交

質下凌上替甚矣乃舍此而責其忠信之不足鄭莊公

伐許入其國都逐其君取其地罪莫大焉乃美其有禮

而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歸之何其詩也然

左氏紀載之書也論斷非其所長公穀論斷之書也紀

事則得諸傳聞不如左氏之有徵治春秋者攷事宜從

左氏書法宜參公穀至專門家法則當竝存之

鶴壽案左氏論

斷之謬甚多如鬻奉強諫楚子臨之以兵幾近于篡弒矣而反謂鬻奉為愛君趙盾不越竟反不討賊直一叛臣矣而乃謂惜也越竟乃免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論斷之謬莫甚于公羊其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若謂母以子貴則開後世妾母陵僭之禍矣公羊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而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無怪後世之臣有生事異域而襄之肆橫并吞聖人蓋傷之也而曰襄公復九世之讎無怪後世之君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復讎之義自許者矣他如祭仲執而鄭忽出罪在祭仲則又以為反經之權然則為人臣者竟可廢置其君邪種種紕繆不可枚舉若穀梁則不至于此先生意在推重徐遵明不得公羊亦大有誣公羊者所謂識緯之文黜周王魯公羊何嘗有是言哉所謂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于何休意造公羊更何嘗有是言哉至于專門家法蓋指專守一家之說而言若康成之會通三傳即非家法乃先生云專門家法則當三傳並存竊所不解

公羊何休學

後漢儒林傳何休為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大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由此觀之休于春秋最深其學為最精王嘉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鄭康成鋒起而攻之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愚謂康成于邵公雖意有不同其歸一也

公羊傳疏

世楷堂

卷七

世楷堂

世楷堂

公羊疏必徐遵明作常熟毛氏汲古閣板無作疏人姓名明國子監板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不但無作者姓名且無此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不著誤人卻又言李獻民云徐彥誤獻民不知何人其言不知何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誤不知何據然亦不能知其定出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景德中侍講邢昺校定傳之馬端臨云公羊疏崇文總目不著誤人名氏接證淺局出于近世或云徐彥誤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備春秋三家之旨愚謂斯文未喪漢儒之功大者四人于經傳則鄭

康成爲最次何休次虞翻次服虔于文字則許慎若義疏則最善者公羊次毛詩禮記儀禮次周禮次左傳次尚書若穀梁注疏使爲附庸亦足矣服與鄭齊名而居末何也服功在傳不在經也何休亦功在傳而亞于鄭何也無休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也公羊無疏則堙滅故以爲各疏之冠也予所品第如此

羊世傳徐彥作先生以爲無據今乃歸諸徐遵明更何據邪

穀梁范甯注亞于何休

范蔚宗鄭康成傳論曰王父豫章君每攷先儒經訓而長于康成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傳授生徒專以

鄭氏家法李賢注蔚宗祖父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為豫
 章太守用鄭家法者言甯教授專崇鄭學也愚謂甯能
 專守家法想諸經皆各有得于解穀梁也何有唐疏穀
 梁用甯誠為允當可以亞于何休而無愧

晉書范甯傳甯少篤學多所通覽許桓温關王弼何晏
 居官興學校養生徒繫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自
 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多所獻替有益政道
 時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
 證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為小人
 王國寶驅扇出補外郡復以興學事為人彈奏免官卒

于家綜計甯生平實為完人傳末一段云甯以春秋穀
 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
 所重南齊陸澄與王儉書亦云穀梁用范甯則糜可以

不立鶴壽案范甯傳多所通覽句下云簡文帝為相將
 在列位者時以虛浮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子
 王弼何晏乃著論論之温薨之後始為餘杭令興學校
 今先生改為許桓温關王弼何晏下五字可解上三字
 不知作何解以後出補外郡五句是先生總括大段而
 稱之為完人今查本傳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遭王
 國寶驅扇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不許甯固請夫
 豫章居江州之半誠為名郡安有求補太守而自擇其
 地且固請之者乎臨發上疏則有更張郡縣之說謂荒
 小郡縣皆宜合并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千戶不
 得為縣及之郡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
 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
 出私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

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上言曰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
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
作重樓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
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使左宗
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
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
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建立願
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帝于是罪甯會赦而免由此
觀之甯非惟大興土木不恤民財而且私立家
廟僭安之甚先生阿私所好猶稱以為完人乎

廢傳說經

文中子已云三傳作而春秋散亦見笠澤叢書而廢傳說經始
于唐之啖助趙匡陸淳輩韓昌黎贈盧仝云春秋三傳
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仝之經術諒可知也而昌黎
推之如此蓋中唐人習氣然矣自此以降諸儒駕空鑿

虛各據己私以窺測聖人之旨夫書法當從事實廢左
氏而空言書法可乎公羊穀梁發明書法親得之于孔
氏之門廢公羊穀梁而言書法可乎至胡傳出而支離
迂腐臆斷胷馳傳亾而經亦亾矣自明以胡傳試士試
官取事之因傳連及者并出之號為合題于是此經之
義若射覆然夫聖人之修春秋也于述之中微示作之
意昔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而列國亦各有史記
如韓宣子所見之魯春秋是也是故惠公以前之春秋
聖人所善而仍之者也隱公以下史不闕文事不紀實
而又適當平王四十九年王迹將熄之日故託始于此

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盟則書盟會則書會以至卒葬戰伐皆因赴告之文史記之舊此通例也史之所無補以示義史之所有列以示戒此特筆也通例者聖人之公心特筆者聖人之精義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而善惡之大者微者則用特筆以發之如此而已矣然此皆不外三傳求之也如唐宋諸儒以爵位名字之類定為褒貶予奪則既失其本事之實而亂臣賊子空名亦無以懼之

鶴壽案宋人之說春秋者皆以空疏之腹為臆度之辭若唐人啖趙陸尚不至此觀呂溫代陸淳進表云臣以故潤州丹陽縣主簿啖助為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趙匡為益友攷左氏之疏密辨公穀之善否務去異端用明本意助或未盡敢讓當仁

匡有可行亦刈其楚輒集注春秋經文則三人尚攷核三傳者也然已不免為子京所譏矣

新唐書云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而作傳公羊高穀梁赤皆出于夏門人三家言經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撫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舍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新唐書傳贊出宋祁乃有此言不

特切中唐人說春秋之弊凡宋元明人解經病痛皆可
以此論為良藥

宋制

宋史選舉志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
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則春秋三傳固著于令
式凡帖經墨義無不用之者也王安石變法罷詩賦帖
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
遂罷春秋不用矣熙寧八年頒安石所著書詩周禮義
于學官是名三經新義而春秋廢元祐中禮部始請復
置春秋博士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四年所定

經義詩賦兩科之制仍用春秋三傳紹聖中復用王學
四年遂罷春秋既而復立崇寧又罷程子云新進游酢
楊時輩入太學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
矣見伊洛淵源錄而東坡送程建用詩十年困新說兒
女爭捕影趙次公注云新說言王介甫三經新義也時
學者號之曰新經多言性命之說故以捕影言之又云
今年聞起廢魯史復光景程演注云王荆公興新學以
春秋為破爛朝報廢之元祐初詔復春秋吁安石之罪
可勝誅哉鶴壽案國家有兩大政一曰課農而安石以
青苗法亂之一曰取士而安石又以三經新
義亂之孟子所謂作于
其心害于其政者也

蛾術編

卷七

一

藏板

蛾術編卷七終

